

第一章 黄帝蚩尤

公元前某一远古被遗忘了的年份里。

一望无际的古战场上阴风怒号，暴雨狂风，日月无光，也分不清楚是昼还是夜。

战争到了最后阶段，可以流的血已经尽。

在战场的核心处，向着不同方向五匹神骏之极的战马，不断跳起前蹄，仰天嘶叫，坐在这五匹战马上的居位将军，全身里在铜光闪闪的甲冑里，威武万状。他们拼命用鞭子抽在马屁股上，催迫与自己在战争中血肉相连的爱马，向前方奔去。

每匹马上都系着一条粗及儿臂的索子，索子另一端紧绑在地上挣扎体型凶猛战士的头和四肢上。

五马分尸！

这战士浑体甲冑，体长十尺过外，四肢像树干般粗壮，两眼凶光四射，就象天上的闪电，来到了眼内。

他的右手仍紧握着一把长达六尺，血芒灿动的重刀，使人可以想象出他被制服前，在战场上纵横不败，杀得敌人血肉横飞的可怖情景。

他口头发出让人心颤的怒吼，每一吼叫，他都运力挣扎，缚在他四肢和颈项的粗索立时蹬得笔直，健马被拉扯得倒退回来，尽管将军们把马股抽出一道道血痕，健马仍没法向前多踏出半步，把他扯裂。

四周围了一圈圈密麻麻的战士，他们疯狂地呐喊着：“蚩尤必死，黄帝必胜。”

呐喊声震动着整个古战场。

便若一场永远不完的噩梦。

一个身形雄伟的战士，静静地高踞马上，冷冷地以君临天下的丰姿，俯视这死敌蚩尤的末日。

他的马饰华美，头盔是龙的形相，气势迫人，使人感到他尊贵的身份。

地上的蚩尤忽地轰雷般暴喝一声，地动山摇，围着的战士受其气势所慑，一齐向后退去，露出更大片的空地。

只有那冷静尊贵的骑士崇山般动也不动，不过眼中射出了森冷的寒芒。

蚩尤运力一收四肢。

五匹健马竟给拉得倒退回来，纵管将军狂喝，健马怒嘶，依然不能改变。

这情景惊天地泣鬼神，蚩尤身上百多个伤口一齐涌出鲜血，但他仍像一个永远杀不死的恶魔。

一声长啸，龙吟般响自那冷静自若的尊贵战士，只见他离马纵上半空，手上多了支金銀闪烁的长矛。

蚩尤眼中射出火焰般的仇恨，狂嘶一声，四肢紧收，右手的长剑移往胸前，五匹健马给他扯得口吐白沫，以他为中心退回来，象一朵五瓣的鲜花收缩起来。

天空裂开，一道电光猛劈下来，激芒在持矛下刺的尊贵战士上空以树根状暴开来。

尊贵骑士狂喝一声，长矛笔直插下，就在蚩尤的剑快移近心脏前的一刹那，风雷掣电般破入蚩尤的胸甲，贯穿了他的心脏。

蚩尤惊天动地地惨叫起来，四肢一松，登时五匹健马奔出，把索扯直，粗索“吱吱”作响，但仍不能生裂蚩尤的身体。

“轰！”一声，适才闪电的激雷声这才响起，掩盖了众战士的欢呼。

尊贵骑士脚踏蚩尤，抽出佩剑，高举空中誓言道：“本皇帝以诸天众神正义之名，赐蚩尤你五马分尸极刑。”

手中剑一劈下，正中蚩尤头顶，巨头立时滚开。

蚩尤的头立时被马儿拉得迅速远去，在地上拖出一道长长血痕。

“蓬！”

血雨漫天。

蚩尤肢体分裂，残体分成五截，四肢被其他四匹健马拖往四个不同方向，胸腹仍给长矛紧钉地上，重刀弹上半空，回插地下。

战场的战士潮水般裂开五道长长的缺口，让拖着蚩尤残体的骏马经过。

黄帝看着远去的骏马，举剑呼道：“将蚩尤的身体拖往天之崖，海之角，我黄帝以龙的名字作誓，尔将永不能复合，永不能回来。”

蚩尤的巨大头颅已被拖拽出一哩之外，黄帝立誓时，紧闭的眼目一齐睁开，狞笑喊道：“龙神！我一定会回来。”

眼目再闭，这才真正死去。

余音仍响彻四方，传遍整个古战场。

第二章 武则天

一九九九年九月。

纽约。

曼哈顿名列世界第三大的大都会博物馆东翼东方窗，正举行着有史以来最受触目的大展。

“武则天干陵出土文物世界巡回大展。”

展品里当然不乏稀世奇珍，但吸引了全世界的焦点却在展出武则天遗体。

她美艳如生，一点腐朽的现象也没有。

三个月展期所有入场券均已售罄。向隅者只可望门兴叹。

为了应付数以百万计的入场者，主办当局采取了分时入场的措施，每小时清场一次，让新的参观者进场。

这天到了最后一场，五千多人带着兴奋的心情，鱼贯进入展场。

一名全身笔挺礼服的黑人，戴着遮了半边脸孔的遮阳镜，杂参在人堆里，步进展场。

他惹人注目的地方，不但在他华美的衣服，高身佻的运动员体形，充满力量的扎实肌肉，更在于他的脸容透出一种森冷无情的感觉，与其他脸面对展品无限赞赏的参观者，生出极不协调的对比。

这豹子般的黑人显然对仪容极为讲究，每一条头发都位于应处的位置，

当他来到一个以珍贵绿玉雕成的“纹龙高足杯”前时，眼中射出两道寒芒，盯着杯身张牙舞爪的苍龙冷哼一声。

他身旁一个老人奇怪地望他一眼，道：“你不喜欢这东西吗？”

黑人目不斜视，一字一字冷冷道：“我不喜欢龙。”语音中带着深刻的恨意。

老人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走了开去，转到另一个展览柜前。

黑人溜目四顾，在密麻麻的参观者里灵活移步往另一个相连的场馆里，看了又看，又走往另一个场馆。似乎对展品一点兴趣也没有。

到了最后一个场馆，黑人目光一动，像猎人找到了猎物。

超过三百人众在场馆中心一个长十八尺高十尺的大玻璃柜前，完全遮挡了视线，使较外围的人一点也看不到那展品。

黑人奇怪地没有挤进围观的人群里，径自来到另一个角落。他伸手一按墙壁，一块火柴盒大小的东西粘贴在墙，那盒子和墙壁是同样的颜色，不细看绝难察觉，他在那角落打了几个转，将另三个盒子也以同样手法粘贴墙上。

每一个人都沉醉在中国唐朝文物的风情里，没有留心到他异常的动作，他行动时又老练地借人群阻挡了警卫的视线，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了他的布置。

黑人开始往聚满了人的大玻璃柜挤去。

一位挂有名牌的俏丽金发女郎正在介绍这最夺目的展品，是博物馆的职员。

美女檀口微张，柔和有教养地道：“在各位眼前这玻璃柜内，静静躲在石棺内的，就是中国的唯一女皇帝武则天了。”

一位女士赞叹道：“噢！真是不可思议，她竟然这样年青美丽，皮肤看去比真人更有弹力。”

黑人怪客比众人中最高的都高出半个头，挤前几步后，眼光直接盯在武则天的遗体上。

武则天全身里在金箔缀成的盛装里，头戴华冠，一对凤眼虽紧合起来，仍使人感到斜插入云的绝代风华，张开时一定是神采摄人。

金发美女道：“这是现在世界考古学者和科学家研究的课题，根据历史，武则天死时是七十一岁，但现在怎样看也只有三十来岁，这异事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有合理解释。”

众人议论纷纷，要知尸体保存完整不坏，有若生人，已是天下奇闻，假设死后千多年居然尸体青春了四十多年，那就更耸人听闻了。

一名男子轻声道：“听说古墓曾被武则天下了毒咒，墓一破便会大祸临头。”

金发美女笑道：“假设是这样，两年前破墓入内那队考古学家，早遭凶祸了，可是他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活得好好地名利双收，可知道只是古代的迷信。”

一声冷哼来自人群里，金发美女愕然望去，恰好与黑人怪客那森冷和缺乏人类感情的目光接触，不由自主打了个冷颤，垂下目光，一时忘了说话。

这时清脆的铃声响起，墙角的扩声器传来男声礼貌地道：“时间已到，各位来宾请离场。”

全副武装的警卫从不同的门户涌进来，劝导依依不舍的人离去。

黑人来到武则天躺在石棺的遗体前，眼中爆闪着奇异的光芒，好象他和展览柜内死去了一千二百九十四年，叱咤一时的女皇帝，有种奇异的关系。

适才的金发美女正要步离场馆，回头一看，见到黑人怪客，心中一动，向附近的警卫道：“请那位先生离开吧！”这才去了。

警卫点头，向黑人怪客走过去。

警卫来到他身旁道：“先生，时间到了，请离去吧！”

黑人怪客听若无闻，径自伸手往后袋插入。

警卫心中一怵，后退小半步，手已搭在腰枪柄上，那知黑人怪客掏出来的只是一把梳，借着展览柜的轻微反映，梳起头来，黑人怪客持梳的左手中指戴了一颗巨型的钻石戒指，看来最少有十卡重。警卫留心一看，只见他身上由袖口钮、纽扣、胸饰，无不嵌了钻石，这黑人对钻石一定有特殊癖好。

假若这些钻石全是真的，只是眼看到便值数百万美圆了。

其他入场的人已全部撤离，偌大的场馆除了十多个警卫外便只有黑人怪客在对柜梳头。

警卫们并不担心，他们来自全美最著名的保安公司，训练有素，能应付任何场面，何况现在只是对付一个人。

扩音器的男声道：“警卫请肯定没有人留下，所有闸门将于十五分钟后关闭，保安系统于十六分钟后开放。”

黑人怪客身旁的警卫不耐烦地道：“先生！请立即离去。”

其他的警卫围了上来，神色不善。

原先的警卫一手往黑人怪客的肩膊搭来，手指离他尚有数寸，黑人怪客惊地冷哼一声，侧身一肘猛撞在警卫的肋骨，登时传来骨折的声音，警卫已是个近二百磅的大块头，可是黑人怪客一肘之力，竟把他撞得断线风筝般飞开去，另一个警卫想扶着他，岂知一扶之下始知其力如山洪爆发，立时两人同作滚地葫芦。

其他警卫脸色大变，纷纷掏出手枪警棍。

黑人怪客脸上现出诡异的神色，望向腕表，同时伸手按在调校的钮上。

“轰！”“轰！”

天摇地动，碎石横飞。

整个场馆弥漫着烟尘灰屑，夹杂着被乱石击伤的警卫的呻吟声。

尘屑稍敛，刚才黑人怪客放置了四个火柴盒大小物体的墙壁，破了一个十多尺见方的大洞，那些火柴盒子显然是烈性炸药，而且是最强力的一种。

黑人怪客任由碎石打在身上，一点也不觉得疼痛，亦没有流下半滴血。

十多警卫无一幸免，纷纷被碎石击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他们这时已知不妙，挣扎起身来。在漫天尘屑里，响起一种奇异的发音，好象电子仪器发出的“啞！啞！”声。

一个警卫叫道：“他在那里。”

尘屑里黑人怪客卓然而立，一点不担心被人捉拿。

奇异的怪响从破开的洞外传来，迅速扩大，当众人还未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时，“轰！”另一声大震，一架重型货车从洞中穿入，把墙壁的缺口撞得更大了。

货车把一切挡在前的展览柜、石头、警卫无情地撞开，一直驶到场馆的中心，在黑人怪客前倏然而止，就象是由黑人那唤来的一条听话的狗。黑人怪客手上拿着个比烟盒长一点的遥控器。

四面八方都响起人声和脚步声，显示所有警卫都赶来这出事的地点。
黑人身子一动，鬼魅般闪到货车旁，在车底一拉，竟然抽出了一挺重火力的机关枪来。

持枪的警卫蜂拥而至。

一股浓浓的白烟从车尾喷出，迅速弥漫整个场馆的空间。

警卫吸入白烟，立时泪水直流，呛咳不止。

浓烟中机枪声轰然震响，警卫们血肉横飞，纷纷逃命，一时再没有人敢冒险闯进。

黑人怪客掉转枪头，向保护武则天的大展览柜疯狂扫射。

玻璃沙石般碎下。

黑人怪客踏进柜里，一手探进石棺内，一拦腰将武则天抱起，就在他指尖接触到武则天身体的一刹那，一忽地全身一震，脸色大变。

一个强大的声音似乎在现实中狂喊，又象来自他心灵的至深处。

那声音狂喊道：“我一定会再回来。”跟着是千马奔腾、万人呐喊的厮杀声。

黑人怪客手一松，武则天跌回棺内。

这时武则天秀目眼帘动了一动，可是黑人怪客太震动了，没有注意到。

黑人怪客再要留神细听，呼喊声逐渐减弱，代之而起是梵音禅唱，寺院钟声，一幅强烈的图象浮现在他脑海，那是高山上一座巍峨雄伟的寺院，他就象在半空中向这寺院俯瞰，景象逐渐淡出，声音愈来愈远，一个影子掠过，似乎是一把长得怕人，光芒万道的刀。

枪声把他从幻音幻象中生生扯回来，连忙回身一轮扫射，把试图闯进来的敌人迫退，一把抱起尸身，搭在肩上，走到车尾处，他虽然没有戴防毒面具，但那使警卫呛咳不已的催泪气体，对他一点影响也没有。

破洞外传来警车的警笛声，扩音器响声道：“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立即抛下武器，将手放在头上……”

黑人怪客拿出遥控器，手指按动，货车尾门打开，一道钢板斜伸向地，直到碰到地面才停下来，发出“隆”的一声。

黑人怪客肩托着武则天的尸身，步进车尾厢内，不一会机器声响起，一架鲜红的跑车从车厢驶下钢板，风驰电掣般穿越破开的墙洞，来到马路上，拐了一个弯，向右方驶去。

路的两边均拦满了警车，数十名警员严阵以待。

但却没有人想到现在面对的是辆超时代的跑车。令人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车头两旁的车头灯裂了开来，两支火箭炮射出，正中拦路的两辆警车，车子玩具般弹起，化成火屑散落四方。

“蓬！”一声跑车冲越封锁线，扬长而去，拦路的警车给撞得横七竖八，狼狈不堪。

第三章 魔力

庞大的地下神庙里，气氛庄严肃穆。

神庙正中安了一个高达十尺双跏趺坐的大日如来佛，脊直肩张，两手垂下盘抱，掌心间有一个大水晶罩子，平放在一个二尺高的石座上，水晶在四周烛光掩映下，流动着眩人眼目的异彩。

水晶罩石座上有一个青铜的架子，架上放着一把长若六尺的厚背刀，造型高古朴拙，刀柄铸了一头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怪物，顶生两角，狰狞可怖，赫然是当日蚩尤用的兵器。

魔刀并不是安静的，它在水晶罩内不断颤动，发出丁丁冬冬与剑架碰撞时的声音。它再不是没有灵性的死物，而是要挣扎离开这水晶囚牢的魔物，又像是在应某一神秘力量的号召，要脱困而去。

水晶罩上贴了一张三尺见方的大羊皮，羊皮上痕迹斑斑，重重叠叠写满了无数的符咒文字佛经，看羊皮的残破，显然经历了一段悠长的岁月。

大日如来和水晶罩是这神庙内作“蔓荼罗”坛城布置的中心，以这为核心由小至大，由内至外围了三个大圆，最外的大圆直径足有三十尺开外，这三个圆是以土筑成，排满了佛像法器旗帜，向着正中的大日如来，遥遥奉侍。

由中心的大日如来伸延开去是四条用水泥筑成的走道，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与东南西北四个门相接。

四条走道与三个大圆接触的十二个点，都有一个圆台，圆台有朵铜铸的莲花，总共十二朵。

这时每朵莲花的花心都坐了一个密宗的大喇嘛，他们每人手上捧着一枝燃点着的艺术香烛，烛光映照下，可见四壁满是依石壁雕成的半立体佛像。

庙内一片静默，十二名喇嘛正在进行金刚念诵，唇齿合而不动，舌尖却在不断伸缩，念而不发音。

大日如来眼睛似开似闭，默默俯视着水晶罩内不断挣扎震动的魔力。

“叮！”

一声清音自南门响起，四高一矮五个人，出现门前，他们步上通往中心的台道，烛光把他们的影子长长拖在身后，情景怪异。

当先一人最矮，身穿活佛红黄相间的袍服，双手合什，眼观鼻，鼻观心，法相庄严，每一步踏出也像有千斤重担，使人担心他永远也不能走近水晶罩处。

身后四名喇嘛却是出奇的年青，在十六至二十岁间，当先两人一人捧着毛笔原砂，一人左手持铜锤，右手提钟，清音正是他一手造成。后两人一人捧着长若两尺的法刀，另一人手持经轮，不住转动。

坐在莲花台上的十二名老和尚由不作声的金刚诵转作莲花诵，扬气开声，声调不急不缓，字句分明，念的是降魔咒。同时双手不断作出不同的降魔手印。

一时梵音高唱。

活佛在四名年青喇嘛的追侍下，缓缓步近水晶罩子。

活佛两目一睁，神光电射，凝视着不断颤动铿锵作响的魔刀。

活佛轻举右手。

众喇嘛一齐伸手捏熄手上的巨型蜡烛。

忽尔间地下神庙陷进绝对的黑暗里。

“喇……”神庙顶上传来铁盖移动的声音。

一束金黄的强光箭矢般射下来，金光逐渐扩大变圆，原来天顶处移开

了一个圆形的缺口，使阳光直接射进漆黑的地下室里，正射在水晶罩上。

水晶反映阳光，万道霞光流转，阳光落到魔刀刀体，刀的铿锵金属鸣叫，变成了吱吱尖响，刀体动得更厉害了，就象是受了阳光阴阳之气，挣扎哀号。

喇嘛静了下来，只剩下魔剑的异响。

活佛朗声道：“摩诃毗卢遮那，光明遍照天下，无有黑夜，无有不照。”

他念完后双手高举，掌心向粘压在水晶罩上的羊皮按下。

奇怪的事发生了，他双手触及羊皮，比先前任何声音都激烈十倍的异声，在魔刀响起，魔刀弹离剑架，凝在半空，不住震动。

活佛按紧羊皮的手不住抖动，一股反震大力从水晶罩内传出，再铿的一声，活佛整个人弹了开去，幸好给身后四个小喇嘛扶个正着。

活佛再扑往前，身后小喇嘛非常精灵，递上毛笔原砂，显然准备让活佛再在羊皮上加上另一道符咒，制压魔刀。

魔刀动得更厉害了，阳光给刀身反射到地下神庙的阴暗角落，便若群魔狂舞。

活佛看也不看原砂毛笔，喝道：“上智，法刀。”

上智眉头一皱，立时献上法刀。

活佛口中念念有辞，取过法刀，放在眉心处。

众僧人立时禅音高唱，助其法威。

活佛伸出右手中指，左手持刀，刀尖在指头割去。刀尖划破指头，割出一个佛的印记，鲜血滴下。活佛再不犹豫，在已布满符咒的羊皮上再划下一道符。

不过这符和以往的都不同，是一道血符，显示了事情的危险性。

天顶透入的光幕在缩小增强，显示太阳刚至中天，直射而下，剑体霞光万道。

活佛忽地高举双手，众喇嘛一齐止声。

魔刀再颤动了几下，终于跌回架上，静止不动，就象从来没有动过。

众喇嘛又开始念起经来。

活佛脸上现出心力交瘁的表情，踉跄了半步，小喇嘛连忙扶着。

活佛摇了摇头，径自往殿外走去，四名小喇嘛连忙跟随。

来到门口处，活佛遥望殿心的魔刀道：“我拼十世修行，以血符压制了魔力，不知能支持多久？”

小喇嘛之一的上慧道：“魔剑有昨夜开始，便凶性大发，这是从未之有的事，难道魔王在一九九九年降世的事，果然是真的。”

活佛道：“刚才我伸手压符，心灵忽地超越时空，接触到六个邪恶的心灵。”

另一小喇嘛上戒道：“怎会这样，根据我们口口相传的秘密，魔王只有一个。”

活佛摇头道：“我也不明白，那六个邪恶的心灵，有两个特别沉静细弱，一个还似乎睡着了。”跟着叹了一口气道：“人类的大灾难，恐怕已离我们不远了，当魔刀破罩而出时，就是魔王复生的时间。唉！看来只有一个人能阻止这浩劫的发生。”

众小喇嘛齐声道：“是的，只有一个人。”

活佛望向魔刀，沉声道：“应该给他一个警告的时候了，魔王正在回到

这世界来的路上，给我立即找龙神。”

第四章 龙神

快下班的时候了。

大城市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一位西装笔挺的轩昂青年在人海里大步前行，他一对眼睛极有神气，凝视时凛凛有神，眸动时灵活迅捷，正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他的左手挽著个黑色的公事包，看来就像与四周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没有甚么分别，可是他却特别轻松潇洒，英气勃勃，就是这种独特的气质，使他纵管在茫茫人流里，仍使人能一眼把他认出来。

他一边走，一边很留心观察著周围的人事，显示出极高的警觉性，只不知他戒备著甚么？

有力的步伐，把他带到一个报摊前。

报摊的报贩是略具姿色的半老徐娘红姑，一见到青年立时在脸上堆起最灿烂的笑容，娇声道：“龙先生！你好！今天这么晚。”

姓龙的青年一反平时温和的神态，眼光定在一张晚报的标题上，脸上泛起凝重的神色。

红姑顺著他的眼光跟去，一把抽出报纸，向青年塞去，同时叫道：“世上竟有如此怪事，不过武则天也算了不起了，死了千年也有人去偷去抢。”跟著媚眼向青年一抛道：“其实死人有甚么好，生蹦活跳的女人才有意思。”

青年接过报纸，转身便去，像完全没有把红姑的话听进耳里。

看著青年的背影，红姑气得咬牙切齿，忽地记起一事，叫道：“龙先生！你还未给钱。”

青年已走远了足有十多码，闻言恍然转身，手扬指弹，一个五元硬币旋转著飞越过十多码的距离，“锵！”一声跳进红姑的钱箩去，因为硬币本身的旋力，所以一触箩中的钱币，立时打横转开去，并不溅跳出来，确是神乎其技。

红姑目瞪口呆。

青年笑了笑道：“不用找了。”

广阔的办公室内，千多名男女正在辛勤地工作。

一位美丽的女子，坐在一间挂著财经顾问的房间门旁的台子后，显然是秘书一类的职位，这时她正忙著整理台上的文件。

另一花枝招展的女职员下班后走过来道：“珍妮！你的英俊老板今天有没有空？”

珍妮唷一声道：“就算有空也轮不到玛莉你。”忽地醒起一事，叫道：“噢！要看新闻了。”拿起遥控器一按，左面的电视萤幕立时亮了起来。

报告员刚好开始说话。

“武则天的珍贵遗体破人劫去已超过九十六小时，但是美国警方依然束手无策，怀疑遗体已被运往国外，我们特别访问一手促成这个展览的日本首席富豪武夫先生。”

听到武夫先生的名字，其他职员立时蜂涌过来，围在电视机旁，似乎这人的名字比武则天遗体被劫更为吸引。

那龙姓青年恰于此时步进办公室里，大步往那挂著“财经顾问”名牌的房间走去。

众人聚精会神望著电视的萤光幕，没有留意他的到来。

一位相貌堂堂的日本中年绅士，出现在萤幕的正中，旁边是电视台的访问员。

访问员首先开腔以英文问道：“武夫先生，你是这个展览的独家赞助，可以说没有你，便没有这次巡回展览，现在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你有甚么感想？”

武夫从容地笑了笑，有种不怒而威的气势，以沉雄的声音道：“中国人说，一饮一啄，均有前定，要发生的事，始终阻挡不了。”

围在电视机前的女职员道：“看，他真是充满魅力，说话也与众不同。”

另一名男职员讽刺道：“我若有他一半那么多钱，说话也充满魅力和与众不同了。”

女职员啐道：“去死吧！”

这时那龙姓青年扭开了门把，要进入房间去，听到武夫的答话，神情一动，退了回来，走到众人身后，参与了这个看电视的团体。

那访问员显然也想不到武夫给出这样的答案，愕然道：“武夫先生，你的意思是武则天是应该被劫走的了。”

武夫道：“对不起！使你误会了，我只是说在命运之前，人力是渺小非常，要发生的事总会发生，我们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多谢各位。”深深地来一个鞠躬。

访问完毕。

众人散开，犹是意未尽，议论纷纷。

龙姓青年待要走向房间，女秘书珍妮叫道：“龙先生！西藏来的长途电话。没有事我先走了。”

龙姓青年应了一声，推门进房。

门关上后，玛莉凑近珍妮道：“你觉不觉得自从三年前龙飞先生抛开一切，到西藏住了三个月后，回来后整个人像变了一样。”

珍妮轻声道：“去西藏前那段日子更奇怪，他告诉我每晚也发些奇怪的梦，使他睡不安宁，幸好西藏回来后，人便回复过来，比以前更朝气蓬勃，由那时开始，那个甚么小活佛便不时打电话来给他。”

玛莉闭目道：“不知在西藏发生了甚么事？无论苦与乐，我也愿和他分享，除了他出家做和尚外。”脸上现出个陶醉的表情。

珍妮道：“下班吧！回家再幻想。”

龙飞这时舒适地躺在十八楼办公室宽大的安乐椅上，按动遥控掣。面对的墙壁左右分开，露出一个大萤幕来。

千百束横线闪跳，不一会凝聚成画面，一个笑嘻嘻的大头出现，赫然是西藏庙里以血符镇压魔刀的活佛。

龙飞微笑道：“小活佛！你好。”

小活佛道：“龙神，你好，我却不大好，很可能也会弄到你不好。”

被称为龙神的龙飞真给他弄到头也大了起来，皱眉道：“你的庙塌了吗？人说天塌下来也可以当被盖，庙塌下来怕也可以做张毡吧？”

小活佛叹了一口气道：“假设我害怕的事发生了，不要说被和毡，连找条毛巾也没有。”

龙飞道：“究竟甚么事这么严重？”

小活佛道：“他要回来了。”

龙飞道：“他？”

小活佛道：“一九九九年第七个月份，恐怖大王自天而降，这不是在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世纪连绵》中写得清清楚楚吗？这几天魔刀动得很厉害，我以血符也只能将它暂时制服，我怕不是甚么好兆头。”

龙飞心中醒起武则天遗体被盗的事，闪过一阵不安，想了想道：“我们应该怎么办？”

小活佛奇道：“我正想问你，在龙树菩萨留下来的《魔典》里这样写『当伏羲和女娲复合时，龙神会从大地茁长出来，为人类的存亡，与恐怖大王的左手作最后奋战』，你是龙神，当然应该知道怎样去奋战。”

龙飞苦著脸道：“问题是我这龙神毕业了才没几天，连敌人是谁也弄不清楚，甚么左手右手，究竟是甚么，我……”

小活佛打断他道：“唉！看来我不出最后板斧是不成了，希望大日如来保佑我们，因为妄自施行『通世灌顶大法』是非常危险的事。”

龙飞道：“通世灌顶大法？”

小活佛道：“这能令你唤起前生每一世的记忆，据《魔典》说，魔王左手和你龙神的斗争是永无休止的，他们不断轮回，不断殊死决战，而每一次轮回，他们都会失去一点最原始的记忆，否则现在你都不会那样蒙昧了。”

龙飞苦笑道：“多谢你的赞赏，我是否应到西藏一行？”

小活佛道：“时间愈来愈迫切了，你须立即动程来此，我会准备一切。”

这时萤幕的左下角突了一个头出来，原来是个小僧人，他裂嘴一笑道：“喂！龙神，我设计给你那法宝有没有用，那是科技的顶尖产品。”

龙飞举起右手，只见手腕处有一个形状古怪的手镯，镯身装著一粒粒像灯泡似的东西。

小僧叫道：“记著！每逢红灯亮时，代表有炸弹要爆炸；黄灯亮时，有物体以高速接近；绿灯，可测到有没有人安了追踪探测器。”

话犹未已，龙飞的手镯破天荒第一次亮起黄灯来，同时发出“嘟嘟”的警告声。

活佛、小僧和龙飞三人同时叫道：“炮弹！”

龙飞的反应惊人的敏捷，念头尚未掠走，他比常人灵敏百倍的听觉，已听到尖锐的啸声正从窗外以高速射来。

他没有思想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才能应付。在西藏的三个月，藉著最严格的苦行，唤起了他潜藏的力量，使他成为了龙神。

一个拥有超凡力量的人类。

一个翻身，同时双手紧抓著原本安坐其上的安乐椅，当他双脚触地时，安乐椅已整张往飞来的物体迎头赶去。

“膨锵！”

落地的玻璃幕墙大窗雨点般溅射爆裂。

龙飞毫不停留，翻往斜摆一角的大写字台后，他虽然无论精神或肉体的力量都远胜常人，却依然抵挡不了现代的枪炮。

萤光幕里的小活佛和小僧目瞪口呆，看著眼前却又是千里之外所发生的一切。

“轰”！

一团火光在宽敞的办公室中心的空间爆开，整张安乐椅化成光点向四面八方激射，炽热的空气浪潮洪水般向四周涌去，办公室的全部物件一齐破碎，地动天摇。

激动的空气将龙飞连人带台抛往墙角，砰一声猛撞墙上。

室内一时间充斥著火花和浓烟。

载著小活佛画面的大电视爆为一天碎雨。

一阵剧痛从龙飞背脊处传来，不过他却知道自己逃过了大难，若不是他抛出安乐椅在半空阻截了射来的炮弹，后果更是不堪想像。他估计这应是肩射式的火箭炮弹，否则不会有如斯威力。

他一个虎跳，弹了起来。

幸好他的办公室是三合土墙，虽然已满目苍夷，还未冲破，不过大木门却飞了出去，烟雾不断往外冒出，外面传来了尖叫和哭喊声，幸好这是下班时刻，大部分人已离去，否则他也不敢想像那后果。

一股愤怒在心底狂流而过。

龙飞跳往破碎了的窗前，高空的气流潮水般涌入，高处不胜寒。

他极目四望。只见二百多码外那幢酒店建筑物同等高度的一个单位，零零舍舍有个破开了的圆洞，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一个金发的高大男子一闪而没。

窗外涌入的气流把龙飞的头发吹得飘舞狂飞，就像他心里火山爆发般的怒火。

敌人已发动了攻势，而且是这样无情狠辣，他只有奋战下去。

与魔王的左手决一死战。

虽然他不知道魔王的左手代表著甚么邪恶的力量，可是他却毫不畏怯。

因为他就是龙神。

命运已安排了他必须为人类的安危而奋斗。

蝎子在走廊急步走著。

他得意万分，只是轻轻扳掣射出一枚火箭炮，便给他带来一百万美元的酬金，这报酬丰厚不在话下，连所有武器弹药也是对方提供，使他少冒了很多风险。

他来到升降机前，按了往下的按钮。

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这以蝎子为代号的杀手，由十七岁开始便已成为黑白两道头痛的人物，而且每次作案都不留下任何可使人根寻的破绽或痕迹，在他暗杀名单上的人物，性命便等于签在阎皇的死亡名册上。

机门打开。

“砰”！

蝎子全身一震，手中一闪，一把大口径的密林手枪已掣在手里。

升降机内有一对母子，儿子正拿著玩具手枪指著他，那“砰”只是由他口中叫出来。这时看到蝎子拔出真枪，吓得搂著妈妈，全身发抖。

蝎子叫道：“妈的！”一步抢进机内。

升降机在最下层停车场停下，蝎子整整西装，大步踏出，深黑的西装上，溅了几滴鲜血，从关闭的机门隙缝看进去，那对母子倒在血泊里。蝎子

的哲学一向是任何使他陷于危险的因素均必须铲除。

命运注定了这对母子的悲惨结局。他把染了血的刀拭净，插回靴筒里。

他迅速来到一辆美国房车旁，开门上车，当车子驶出大街，他才松了一口气。

跟著的问题是怎样去收剩余的一半酬金了，他并不信有人敢拖欠他的数，虽然这次这大客本身亦是东南亚黑社会首屈一指的人物。

车子增速，加入了街上风驰电掣的车流。

蝎子伸了个懒腰，暗忖自己也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享用一下这些年杀人赚来天文数字的财富，听说东南亚特别多美女的温柔乡，不过他知道自己并不会安于逸乐，一段时间不杀人，便会心痒痒，坐立不安，平凡安稳的生活并不属于他。

蝎子例行地从倒后视镜观察后面的车辆，一辆机车特别引起他的警觉，这些年来他已培养出野兽般的直觉，能感觉到危险的来临，这有助于他屡次化险为夷。

蝎子打开转左的转向灯，进入通往新界高速公路的外车道，他踩尽油门，打开增压器，车子逢车过车，箭矢般飞驰而去。

看看反光镜，那辆机车加速跟来。

夕阳在西边发出万道红霞，黑夜降临大地。

蝎子骂道：“妈的！”他知道麻烦来了，最大的烦恼是不知跟踪者是那一方面的人，不过他却肯定不是警方的人，因为若是警方的话，绝不会只以一辆机车长时间吊著他，所以甚有可能对方只是孤身一人。

蝎子嘴角露出一丝狞笑，杀人的热血又在他身内滚动。

他深吸一口气，加大油门，猛扭方向盘，车头一拐，横越三条车道。

机车如影附形般跟来，显示了精湛的技术。

天色愈来愈暗，路灯亮了起来，延绵不绝伸延往前。

蝎子又转入快车道，令到后来的其他车辆拚命按喇叭。

那辆机车堕后了十多码，很快又追了上来。

蝎子向左方疾驰的车流看了一眼，猛一扭转，闪电般从两辆紧跟而来的车辆间穿过，不顾愤怒的喇叭声，离开了高速公路，从一条支路绕山而上。

蝎子将密林手枪取出，右手垂拿著，只以左手控转盘，该是用上这家伙的时候了。他每天也练习射击，命中目标就像呼吸那样自然。

“奇怪！”蝎子忖道，反光镜空无一物，那架机车并没有跟来。

这是个难缠的对手。

车子开始下山。

蝎子忽地一征，在车头灯照射下斜斜往下直伸的公路渺无人迹，但前方三百多码处左方的山林里，却传来机车的怒鸣和枝叶破碎的声音。

难道对方竟冒险从山林斜坡横切而下。

蝎子本能地收慢车速。

跟著的事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一辆机车“蓬！”一声凌空从山林斜坡处大鸟般降落到柏油路面，触地再弹起，向公路另一边的丛林飞去，同一刹那车上的骑士一个筋斗，跃离车身，接著一个倒翻，四平八稳拦在公路中心。

骑士载著头盔，威武万状地站在路的正中处，昂然向著驶来的车辆。

蝎子身经百战，狞笑道：“你这是找死。”一踏油门，车子炮弹般前冲，

同著拦路的骑士撞去。

眼看要将对方撞过血肉横飞，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四道似火非火，似光非光的强光，由东南西北方的地面，闪电般延伸过来，集中到骑士的身上，就像预先有人倒了烈性燃油在地面，再燃起火头，火势迅速烧至。

四道强光发出噼噼啪啪的异响，一来到骑士脚下，四道强光立时扭在一起，化成一条光龙，将骑士整个人缠绕包卷。

蝎子双目受强光所眩，一时间甚么也看不到，他已没有惊恐的时间，车子向著那光龙缠身的人撞去。

车子撞入了强光去。

蝎子狂叫起来，尽管眼前发生的事超乎常理，但他的凶性已给激发起来，本能地举起能把大象轰毙的大口径密林手枪，瞄向前方，当他想扳机时，眼前黑影一闪，在电光火石的瞬间，他从车前窗看到一个全身里在一件奇怪装甲里的男子，一脚向车窗踢来。

“啪喇”！

车前窗的玻璃化成碎粉，车顶跟著传来“隆”的一声，显示对方以惊人的脚力踢爆车前窗后，从车顶跃了开去，跟著碎玻璃雨点般打住蝎子脸上，蝎子剧痛下神智一昏，车子怒马般往一例冲去，跟著车身倾侧，一阵天旋地转，当意识重回到蝎子的脑海里时，他发觉看到已是一个倒转了的世界，这才省悟列车子翻了个四轮朝天。

浓烈的汽油味传进鼻孔里。

蝎子暗叫不好，运劲借力，手肘一撑，从打开了的车窗标窜出去。

才离开车子四五码，刚想起身，“轰”！车子爆炸起来，车身在火光里玩具般弹跳，灼热的气流，将蝎子整个抛得滚了开去。

火光燃亮了整个山头 and 公路。

蝎子知道这是生死存亡的时刻，忍著浑身痛楚，一个虎步以腰力再弹起来，豹子般搜索猎物，手中枪扬起。

他才转了半个圈，已见到适才那人静如深山般站在离他二十多码的地方。

他倒抽了一口凉气，自学懂射击以来，第一次怀疑手中紧握著的大口径手枪的威力。

因为对方的形相实在太过怪异。

那就像一条龙和一个人的结合，造成半龙半人的怪象。

最抢眼是他身上罩著奇光闪闪的大披风，和里著他身体每一寸肌肤的鳞甲，像是有生命地不断收缩鼓动，他的头脸藏在一个龙头般的头盔似的东西里，只露出眼口。

这人的一对锐目，射出森冷的寒芒，越过二十多码的空间，直看进蝎子的眼里，望进他灵魂的最深处。

蝎子颤声道：“你是甚么？”他不问对方是谁，而问是甚么，因为他不能肯定对方是不是人类。

那人开口道：“我就是龙神，你来杀我也不知我是谁吗？”

听到对方口作人言，蝎子心中一定，瞄准手枪，喝道：“装神弄鬼，我想问你一句话。”

那自称龙神的人从容道：“说吧！”

蝎子布满血痕的脸上露出一丝冷酷的笑容，一扳枪掣，这是蝎子惯常的伎俩，就是让对方以为他还有话说，警戒之心略灭时，突然开枪把对方轰毙。

“笃”！

蝎子踉跄后退，不能置信地看著胸前。

龙神亦愕然。

原来蝎子一扳掣，大口径手枪轰一声响起，却没有子弹射出，反而枪尾反弹出一截尾座，深嵌进了蝎子的胸肌里。

这把手枪是个阴谋。

所有武器都是这次刺杀的幕后主使人供应，想不到对方包藏祸心，竟给了他一支自杀式的手枪。

蝎子胸骨在猛撞下立时断折，脚步不稳，咕咚坐倒地上。

蝎子张大了口，却叫不出声来。当死亡来临时，这毫不重视他人生命的杀手比任何人更恐惧。

龙神一闪身来到近前，喝道：“是谁指使你来杀我？”

蝎子喘著气骇然道：“你真是龙飞？”

龙神见他眼神渐暗，伤口血迹不断扩大，知他时间无多，沉声道：“他不仁你不义，快告诉我他是谁？我替你报仇。”

蝎子费力地点头道：“是金指三，替我……”

他报仇两个字还未吐出口，龙神腕上的手镯亮起了红灯。

龙神大骇跳起，时间已来不及了。

“轰隆”！

嵌在蝎子躯前的枪尾发出强烈的爆炸，蝎子血肉随著火光和浓烟向四周激溅。

浓烟稍减时，只见龙神高举那怪异的披风，整个人藏于披风里，缩成一团。

龙神垂下披风，站起身来。

蝎子随著爆炸，烟消云散下了无痕迹，这个炸弹葬也算干净俐落。

敌人的攻势开始了，而且一上来便毒辣无比，计中藏计。

龙神望向天上，刚好一朵乌云掩盖了明月。

魔王正在回到这世界的路上。

但魔王的左手究竟是什么，它又怎样为魔王的回来而铺路。

第五章 群魔乱舞

本地最豪华的夜总会内，从外地礼聘回来的女郎正跳著香艳大胆热辣辣的劲舞，将夜总会内的气氛带上最高潮。

一个健硕的男子在两名打手的簇拥下，踏进夜总会。

把门的大汉恭敬地道：“杰哥！金老板在会议室内开会。”

杰哥鼻孔“唔”的一声，显示他的架子。大步向前，穿越过兴高采烈，正迷醉在大都市奢华的男男女女，走到了夜总会的后台，站在一面墙前，墙裂开

了一道暗门。

门向内退去，两名大汉在里面恭敬地道：“杰哥！金老板在里面。”

杰哥回头向身后两人道：“你们在这里等我。”走了进去。

一道楼梯往上伸延，杰哥走上去，来到了另一道门前。

杰哥站在门前，并不敲门，因为他知道里面的人正通过摄像器观察他是谁。

门开，杰哥走进去。

里面是个布置豪华的大厅，四名大汉分散在不同的角落，冷厉的眼神同时集中在他身上，其中开门的大汉从后走上，动手搜起身来，一句客气的话也没有，与适才的人对他的毕恭毕敬判若云泥。

杰哥却一点不满也没有，因为这四人是雄霸东南亚黄、赌、毒三道的第一号人物金指三的四名近身，据传这四人不但是技击和枪械的一流强手，还精通气功和神术，随便一人，已足以横行江湖，极不好惹，他们的外号是“四大天王”。

二天王搜完杰哥后道：“好！没有武器，周杰可以进去了。”语气一些高低强弱也没有。

周杰松了一口气，尽管自己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金指三旗下的第二号人物，但仍然给几人看到心中发毛，不过避也避不了，金指三在那里，他们便在那里。

会议室门打开。

“砰”！坐在主席位置是位非常有气魄的五十来岁大汉，他一掌拍在台面上，发出惊心动魄的声响。

他穿著唐装衫裤，却戴著黑眼镜，花白了的头发，使人一见难忘。

他就是东南亚的第一号黑道枭霸 金指三。

金指三这时怒喝道：“我金指三的决定就是命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

坐在长台四周的十多名男子，都是东南亚各地黑社会的头号人物，但在金指三的怒喝下却噤若寒蝉，像一条条被吓怕了的狗。

周杰缩在一角，不敢在这时打断金指三，没有人敢打断盛怒时的金指三，因为没有人能负担起那后果。

一位高瘦的中年人站了起来，他是泰国赌场的负责人，低声道：“金老板，我不是要违抗你的命令，而是各地的赌场建立不易，『世纪末大豪赌』假设输了，在东南亚所有赌场的拥有权便要拱手让人，即管赢了，只可以获得女公爵所拥有在欧美的三十六家赌场中最大的拉斯维加斯丽嘉赌城，赌钱胜败难料，这个险还望老板你三思。”

其他众人虽然没有作声，但眼中都射出同意的神色，这次金指三贸然挑战有长胜美女之称的女公爵丽嘉，赌注就是金指三辖下的所有赌场和女公爵的赌城，这事已轰动了全世界黑白两道，可是他的手下却没有人赞成，只是慑于他的淫威，不敢反对。

周杰站在门旁一角，心中同意泰国赌场负责人的话，同时暗自奇怪，以金指三如此精明厉害的角色，为何会冒这个险，而女公爵又为何要接受挑战，那后果是双方都负担不起的。

金指三垂头不语，当众人都以为他在三思时，他猛地抬起头来，左手握著一把枪，他的食指上套了一只金光闪闪的大指环，环上有只狰狞的怪头，

似哭还笑。

“轰”！

火光闪现。

泰国赌场负责人整个人连人带椅向后抛出，“砰”一声撞在墙上，眉心多了一个洞。

狠辣的手段，准快的枪法。

众人默坐不动，没有人敢吭一声。

除了烟屑的气味外，会议室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金指三舐了舐唇角，淡淡道：“违背我命令的人只有死路一条，枉你跟了我三十多年也不知道。”

门开，三天王和四天王走了人来，干净俐落地将尸体拖了出去。

金指三冷然道：“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你们预备好场地，我不想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感到我们招呼不周。”跟著望向周杰道：“阿杰！甚么事？”

周杰立时站直了身，躬敬地道：“是有关蝎子行动的。”

金指三道：“说吧！这里全是自己的兄弟。”

周梁道：“蝎子失败了。”

金指三长笑起来，跟著笑声一枚，点头道：“好！龙飞，你好，不愧是龙的化身，蝎子怎样了？”

没有人明白他在说甚么。

周杰道：“他已消失了，我想警方能找到他十两以上的肉，就是可以列入纪录大全的奇事。”

金指三大笑道：“好！好！实在太好了。”他又再舐唇色，似乎每想到残酷血腥的事，他都忍不住舐唇角的兴奋举止。

周杰道：“老板！其实我们并不须借重外力，只要你将这事交给我，保证他活不过三天。”

金指三举手阻止通：“不要妄动，龙飞绝不是普通人，我很快便有一个适合的人选对付龙飞，他也快要到了，只要他一来，龙飞死定了，哈……”

笑声在会议室内来回震荡，只不知他与龙飞有何深仇。

他左手食指环上那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怪头亦像在狰狞狂笑。

龙飞无奈地坐在椅上，他在这个斗室内被警方盘问了达两小时。

两个便装，一坐前一站后，反覆地问著他同样的几个问题。

龙飞忍不住道：“你们这样问下去，就算问到世界末日，也问不出东西来。”

坐在他对面那叫谭辉的探员不置可否地笑了一笑，道：“只要你老老实实和警察合作，不是可以立时离开了吗？”

龙飞耸肩道：“你问一句，我答一句，还不够合作吗？”

他身后的警员王均抓著他的椅背恶声道：“合作，整支火箭炮射进了你的办公室，你还说他们是点错相，射错地方，这叫合作。”

谭辉柔声道：“龙先生，已有一对母子遇害了，极可能是同一人所为，你不为自己著想，也应为别人著想。”

身后的王均紧迫道：“你说吧，炮弹袭击后你写字楼尚未下班的三个职员亲眼见你匆匆奔出，直到三个小时后你才回到现场，告诉我，你到了那里去？”

龙飞叹了一口气道：“我早说了，当时我惊得疯了，只想逃走，于

是……”

谭辉道：“于是你吓得在街上荡了三个小时，才恢复正常，是吗？”

龙飞道：“你的记性真好，警察大哥，现在是深夜二时多了，我可以回家睡觉了吗？明天还要上班的。”

背后的王均怒道：“上班，你做泥水装修倒垃圾的吗？否则回去干吗？”

谭辉止住了王均道：“好！你可以走了。”跟著扬了扬手上的口供纸道：“记著，假口供可是刑事罪，不过，假如你肯改口供，我可以立时将这几张纸撕掉。”

龙飞站了起来，笑道：“不要浪费政府公物，那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当龙飞走后，王均道：“你信他吗？”

谭辉道：“假设我可以返老还童，或者有兴趣听神话的话，不过现在却没有。”跟著语音一转道：“上头非常重视这件事，由现在起，我们将二十四小时监规和跟踪龙飞，录下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王均叹了一口气道：“这厮横看竖看也不似坏人。”

谭辉道：“你看我像个坏人吗？”

王均仔细审视谭辉的尊容，摇头道：“辉少！实话实说，我均仔怎样看你也像个坏蛋。”

谭辉赞叹道：“这就对了，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是个真正为国为民的伟人”珍妮躺在床上，却张大了眼睛，今天黄昏时公司发生的可怖事件，使她没法合起眼，幸好当时她下了班，她想到龙飞，想不到这样一个斯文好人也会被人这样对付，能够安然无恙真是奇迹。

一向以来她都很关心龙飞，很愿意为他做事，唉！

她起身下床，披上睡褸，心想这又将是个失眠的晚上。她轻轻扭开房门，步出厅中。

左边一个黑影迫来，吓得她尖叫一声，向后倒退，岂知对方也是一声尖叫，惊惶尤过于她。

珍妮亮著厅灯，原来是同居的玛利，两人既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好同居。

玛利首先发难，抚著性感睡袍下挺起的高耸胸脯娇嗔道：“你这人半夜三更猛鬼出更般走来走去，吓死人了。”

珍妮有好气没好气道：“我正想和你说同样的话，你也睡不著吗？”

玛利道：“龙先生发生了那样的事，教人家如何心安入睡？”

珍妮道：“收起你无限的爱吧，单恋令人瘦。”心想自己何尝不关心龙飞。

玛利叹道：“那我更永不能停止去爱，这比吃减肥药更有效。”

珍妮也叹了一口气。

“叮咚叮咚”！门铃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

两人骇然互望，面面相觑，谁会在这等深夜登门造访。

玛利压低声音道：“会不会是那坏人？”

珍妮皱眉道：“或者是警察。”

玛利惶恐道：“那怎么办？”

珍妮晒道：“又不是你将龙先生的办公室炸成那样，怕甚么？”举步往大门走去。

玛利一把拉著她，慎重地吩咐道：“是坏人千万不要开门，见到我的睡袍这么性感，他们会忍不住的。”

珍妮瞪她一眼，不过心情有若惊弓之鸟，已没有调笑的心情，来到门前，贴著望眼往外看去。

珍妮“啊”一声轻叫起来，跟著打开大门，玛利想不到她如此轻率，吓得张大了樱桃小嘴，却硬是叫不出声来。

进来的男子高大威猛，原来正是她们关心想念的龙飞。

他依然是那副潇洒和满不在乎的样子。

玛利心情一转，反而恨起自己的睡袍不能更性感一点了。

珍妮招呼龙飞坐下。

龙飞轻松地打量了玛利性感睡袍下美妙的身段，微笑道：“对不起！打扰了两位。”

珍妮坐在他身边关心地道：“龙先生！你真的甚么事也没有？”

龙飞道：“你看我少了甚么东西没有，眼耳口鼻一样不缺。”

玛利尽量挺直脊骨，使高耸的胸脯更形突出，娇柔地道：“龙先生！你说吧，我甚么也愿意……愿意帮你。”

龙飞道：“这就最好，我正有事找你们帮忙，今晚我还要在这里借宿一宵。”

玛利花朵般笑起来，无论如何，终有了与龙飞相处的机会。

珍妮亦是心中暗喜，龙飞有难时找上自己，自然因为信任的关系，不过她却比玛利含蓄得多，想了想道：“是否那些坏人跟踪你。”

龙飞道：“不是坏人，是那些警察，我费了很大功夫才将他们摆脱。”

珍妮道：“我们可以帮你甚么？”

龙飞道：“你明天一早给我往旅行社订一张到西藏的机票，愈快愈好。那最好是间不相熟的旅行社。”跟著拿纸笔写下了一个护照的名字号码，当然不是龙飞。

玛利瞪大眼道：“你用假护照，你是特务吗？”

龙飞诚恳地道：“相信我，这是我两年前弄来的护照，我绝不是甚么坏人，相反我正在和最令人类恐惧的恶魔作战。”

珍妮和玛利两人齐声叫了起来道：“恶魔？”

龙飞知道一定要争取她们的信任，办起事来才会不出乱子，沉吟了半晌，道：“你们听过《世纪连绵》这部预言奇书没有？”

玛利茫然摇头，珍妮想了想惊叫道：“你是否说那部在一五八八年出版，由法国大预言家诺斯特拉达穆斯著作，预言一九九九年世界末日的书？”

龙飞赞赏道：“好！这部预言书是没有人敢忽视的东西，因为他不但准确预言了这数百年发生的东西，包括两次大战，现代武器的出现，连关键性的人物如希特勒也一一写在书内，就像揭开人类未来命运的天书一样。”

玛利惨叫道：“那太恐怖了，甚么地方可以看到。”

珍妮瞪她一眼道：“又要怕又要看。”

龙飞道：“书中其中一首预言诗是这样为的：

当那拥有伟大『七』字的年来临时。

屠杀的游戏正在如火如荼之际。

离开千年期之末不远的时间内。

死去了的从坟墓里出来。”

玛利和珍妮两人眉头大皱，道：“这是甚么谜语，这么难解。”

龙飞道：“很简单，大前年是一九九七年，有『七』字，同时还有三年就是二〇〇〇年，正应了『千年末』一语，所以这诗正是说九七年。”

珍妮道：“屠杀游戏和死人从墓中出来又是甚么？”

龙飞道：“昨天下午才死了两母子，相信那只是游戏的开始，至于死人从墓穴走出来，你们忘了近期最大的新闻吗？武则天正是九七年出土的。”

珍妮和玛利两人骇然道：“是武则天！”两人的脸色苍白起来。

龙飞道：“书中第十纪的第七十二首才是最关键，它这样写道：

一九九九年第七个月份。

恐怖大王自天而降。

他将会把蒙古的伟大君主带回人间。

此前和此后战火延绵。”

珍妮道：“蒙古的伟大君主？”

龙飞道：“这只是一种比喻，蒙古的伟大君主指的是成吉思汗，他在西方人心中是最被恐惧的恶魔，当时蒙古铁骑将欧亚万千人类任意践踏，生灵涂炭，到一九九九年，这恐怖的大祸将要重临，而且是从东方而来。”

珍妮道：“这与你有甚么关系？”

龙飞道：“在西藏一间神庙里，有一本奇怪的书叫《魔典》，就是叙述远古以前一个魔王和正义的『龙神』的斗争，当时魔王被赶回九重天外，而龙神亦受了伤，分裂成两半，一半是男，一半是女，男的是伏羲、女的是女娲；在西方的圣经里，便成了夏娃和亚当的传说，人类便是他们的子孙。所谓女娲练石补青天，就是封闭了虚空中魔王回来的通道。那或者是这个宇宙和异次元宇宙间的通道吧！”

玛利怵然道：“那这应该甚么事也没有才对。”

龙飞苦笑道：“问题是《魔典》中说，魔王走时留下了左手在人间，它将会为一九九九年魔王回来铺路，由那时开始，魔手便不断轮回，成为各种各样的魔头，肆虐人间，而龙神化出的伏羲亦不断轮回，与魔头展开斗争。”

珍妮轻声道：“魔王的左手现在那里？”

龙飞道：“但愿我知道，这次往西藏去，就是想弄清楚这件事，夜了……”拍了拍坐下的沙发道：“今晚我就睡这里。”玛利失望地叫起来。珍妮一把拉起了她道：“去睡吧！胡思乱想，怎睡得著。”

玛利咕哝道：“听了这么恐怖的事，谁还敢睡。”

夜色苍茫里，由六架房车组成的一队车队，在偏僻的郊外公路飞驰，来到一条支路时，车队转了进去，那根本算不上是公路，路面凹凸不平，尽是黄泥沙石。

车子颠簸前行。夜色苍茫里，由六架房车组成的一队车队，在偏僻的郊外公路飞驰，来到一条支路时，车队转了入去，那根本算不上是公路，路面凹凸不平，仅是黄泥沙石。车子颠簸前行。车头灯在没有照明的路上，变成一道一道奇异的光柱。车队穿过一个密林后，开始驶下通往海边的斜坡，海浪声从下面传上来。不一会车队来到了一个废弃了的码头前，戛然而下。其中五辆车门打开，十多名彪形大汉走下车来，分布在码头不同的位置，严阵以待，他们的神色都有点紧张，剩下的一辆没有人走出来，更透着几神秘。车灯全给关掉，一时间车和人都融入了黑夜里去，只有天上一划划混浊的灰蓝色，使人感到光只是躲到了黑暗的背后。海浪粗暴地打上码头和附近海边

的乱石，发出一阵阵有规律和节奏的响声，海风呼呼，使人预觉不寻常的事将会发生。一阵轻微机器响声，夹杂在海风里传来，可是看出去的海上，只是黑压压的一片，使人不由产生了对不可测事物的恐惧。大汉们都露出注意的神情。昏沉的黑夜里，蓦地大放光明，在光芒里一艘豪华的大游艇迅速向码头驶过来，原来对方突然亮着了船上据有灯光。灯光倏又熄灭，强烈的一明一暗对比使人刹那间睁目如盲。

“隆！”游艇贴上了码头，吊板降下。一阵奇怪的声响，两道耀目的强光亮起，照得首当其冲的两名大汉纤毫毕露，他们都条件反射般举手遮扫，减少正刺激他们眼目的强芒。两道强光像怪兽的双目，缓缓向他们迫过来，来到那些大汉面前，才停下来。灯光熄灭。这时轮到守候在码头的房车一起亮起车头灯，强光集中下，由游艇驶上码头的竟是辆红色的跑车，尤使人惊异的是车顶的顶架上放了一个长形的大箱，透着令人难以测知的神秘。红色跑车车门打开，一个白色西装红襟花的黑人慢条斯理地走了出来，笔挺地站在强光里，就像舞台上万千注意集于一身一艺人，正是那单人匹马强抢了武则天的黑人。

人。

车队这边那从未有人走下来的房车有人走了下来，为车尾厢打开了车门，一个高大的中年人走了下来，食指处戴著只金光闪闪的大指环。

赫然是东南亚的首席霸主金指三。

金指三走到黑人眼前，眼中异光闪射，打量了对方一会，沉声道：“黑煞！”

黑煞傲然不答，右手举起，伸往西装内。

“咔嚓！咔嚓”所有大汉一齐亮出家伙，对准黑煞，准备对方一有行动，立时格杀当场。

金指三脸色一沉，他这时进入了强光集照的范围，连眉头的皱摺有多少，也一清二楚。

金指三举起右手，做了个阻止的手势。众大汉立时收起武器，金指三的命令没有人敢怀疑，也没有人敢抗拒。

黑煞的手伸进了白色西装内，黑肤白衣，对比分外强烈，到手再出来时，已拿著把镶满宝石的梳子，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黑煞从容地梳头，动作夸张，使人感到他有强烈的表演欲。

黑煞边梳理边道：“金指三！”斩钉截铁三个字，像说多一个字也会蚀了底给人。

金指三一拍手掌，立时有人拿著一个扁平的盒子走了上来。

金指三再拍一下手掌，所有车头灯光立时熄掉，回复黑暗。

箱子缓缓打开，红色的光芒从盒中明月出山般升起，只见箱里有七粒大小均等的红火钻，晶莹血红，闪闪生辉。

黑煞双目射出光采，喃喃道：“好！好！”他显然对钻石有特殊的狂热，看著它们时，就像看著世界小姐在眼前宽衣解带。

黑煞道：“它们是我的了。”跟著回手一指跑车顶的长箱，通：“武则天是你们的了。”他语气生硬奇怪，像是很少和别人说话，不过每个人都明白，被劫来的武则天正安然躺在车顶的长箱里。

金指三使个手势，持箱大汉合起箱子，递上。其中一辆车亮起了车头灯，代替了先前钻光营造出的神秘气氛。

黑煞一把接过，把箱子挟在腋下，转身往跑车走去，冷冷道：“拿走她吧！”金指三道：“且慢！”

没有人想到黑煞的反应，只见他一转身，已从西装背后掏出了一枝精巧的自动轻机，枪嘴指著金指三眉心。

众大汉猝不及防，一齐僵住。

金指三沉声道：“从没有人可以用枪嘴对著我。”

黑煞淡淡道：“从来没有事是我不敢做的。”

两对凌厉的目光交锁在一起。

黑煞道：“武则天交换你七粒红火钻，是否想反悔。”

金指三长笑道：“区区七粒红火钻，还未看在我眼里，让我再给你看些宝贝。”

一拍手，立时有另一大汉捧著一个大圆盒，走了出来，盒盖倏地弹起，白光洒射，造成盒外一晕白芒，一粒白闪闪的巨型钻石，静静躺在盒内枣红色的丝绒布上。

黑煞看得眼也呆了，钻石对他的吸引确是无与伦比。

金指三道：“只要你再给我杀一个人，这粒世上最大的宝物，便是你的了。”说完后又习惯性地舐舐唇边，使人感到他天性里的残忍好杀。

黑煞正容道：“那人在那里？”

金指三道：“他正在温柔乡里，虽然逃过了警察的跟踪，不过岂能逃掉我的五指关。”他将举起的手紧紧抓合为拳，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戴在食指的半人半兽指环，像在狰狞狂笑。

第六章 世纪末大豪赌

玛利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不觉暗怪自己如此贪睡，看看时钟，早八时二十五分了。

她跳了起床，冲出厅外，一看下气得骂了出来，嘟著嘴道：“这冤家，走也不和人告别。”

她鼓著腮，走到珍妮房门，一把推开，房内空无一人，床头台上有个打开了的电话簿，揭开的黄页广告上，有个用唇膏围著的旅行社。

“砰”！正门处传来一声巨响。

玛利吓得抚著心口惊叫起来。

当她掉转身时，刚好看到枪口瞄准著她，还来不及惊叫，“嚓！”一声，火光闪现，她整个人给无情的枪弹带得向后飞跌开去，鲜血溅在墙上、地上、床上，当她的尸体还未掉在床上时，宝贵的生命已离开了她。

黑煞冷冷看著玛利的尸体，脸上没有半分表情，生像死去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只像是捣毁了一件玩具。在他敏锐的感觉中，他知道屋中只有这个女人，而据金指三给他的消息里，应该还有另一个女人和龙飞。

他的眼光在房中搜索，最后定在摊开的电话簿上，他走了上去，看了看被唇膏圈著的旅行社，几乎想也不想，整页撕了下来，他的眼光跟著转到放在床头的相片架上去，相片里珍妮笑脸如花。

黑煞举枪射击，套了灭声器的枪管发出“嚓！”的一声，相片架立即成为四处溅飞的碎片。

惨剧发生时，龙飞和珍妮正在餐厅内共进早餐。

龙飞看看手表，八时四十八分，还差一点旅行社才开门办公。

珍妮笑道：“你真小心，刚才离家时也要偷偷地由后门离开。”

龙飞脸色凝重地道：“不知是否我多心，我总觉像有人在跟踪我，而这人就像我的影子一样，怎样也摆脱不了。”

珍妮俏脸一变道：“那怎样办？”

龙飞伸手一拍珍妮嫩滑的手背，柔声道：“不要怕，可能只是我多心吧。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办。”

珍妮垂下了头，脸上泛起一片红霞，幽幽道：“我可否随你去？”

龙飞不解道：“随我去那里？”

珍妮以蚊蚋般的声音道：“到西藏。”

龙飞一愕，摇头道：“不！那太危险了，你办好机票后，在刚才说好的地点见面。”

珍妮道：“那你要小心点。”

龙飞道：“会的了，我在银行的保险箱取得证件后，会在那里等你。”

珍妮叹了一口气，无意识地望往餐厅落地玻璃外的街道，刚好看到一个满头白发，一面皱纹的老人，眯著眼在看她，眼中闪著说不出的神情。

珍妮一呆。

龙飞警觉地顺著她的眼光望去，那老人已消失不见。

龙飞道：“甚么？”

珍妮摇头茫然道：“没甚么，只是我杯弓蛇影吧。”

珍妮从旅行社走出来，一边走，一边将机票放进手袋里，召唤计程车，上了车后，珍妮道：“往机场去。”

她心中还在卜卜乱跳，在旅行社时，她真怕会有坏人或警察从暗处扑出来。迫她带他们去找龙飞晦气，龙飞说过，敌人或警方的眼线，一定会集中在机场、码头、旅行社、旅馆等地方，以防他逃离此地。

车子在路上飞驰，另一辆红色的跑车在远远吊著，珍妮一点也察觉不到。

车子直抵机场，珍妮在大堂门前，左看右看，却看不到龙飞的踪影。

正心焦间，一位年纪在四、五十岁间，戴上金丝眼镜，满脸胡子，穿著礼服的绅士骑著机车，驶到身边停下叫道：“小姐，等人吗？”

珍妮心中暗怒，这人年纪这么大了，外表又这么有教养，还来乱搭讪，正要发作，忽地惊喜叫道：“噢！是你，龙……”

龙飞将手指压在唇上，作了个噤声的表示，道：“机票呢？”

珍妮道：“在这里。”将机票拿出，道：“你很幸运，只剩下一个头等位，飞机在两小时后开出，你要立即去办手续。”

龙飞道：“好！你回家去吧，告诉玛利，就当甚么也没有发生过。”

珍妮道：“不！我送你机。”

龙飞笑道：“傻女，乖乖回家吧。来！让我吻你一下。”

珍妮俏脸一热，俯身凑前，樱唇微张，欲拒还迎地等待。

龙飞见她娇唇鲜艳欲滴，蓦地发觉她是如斯美丽，这三年来自己一直苦修密宗发挥潜力的“开灵大法”，竟忽视了身旁的玉人，看来她对自己还

大有情意，心中涌起一股冲动。正想将珍妮的小嘴封著，一对年老的夫妇在身旁经过，以奇异的目光看著两人，龙飞才想起了自己化妆后的年纪，立即转移目标，在她嫩滑的面颊酒窝处香了一口，大声道：“乖女儿，爹地这次不是去十年八载，很快就回来了。”

珍妮失望地张开眼，恰好见到龙飞的机车已去远，一辆跑车同时在身旁驶过，追著龙飞去了。

黑煞背转身站在机场里航空公司为旅客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旁，他很清楚知道，只要他的手指一扳，那正立在柜台旁化了妆的龙飞，将立时寿终正寝，而金指三那粒举世无匹的大钻石，将成为他的无数珍藏里的明星。

他的手探入了怀里，握上了枪掣。

一阵嘈吵混乱的声音忽地充斥四周，黑煞暗骂一声，原来在一个领队率领下，整团日本人蜂涌围了土来，登时隔断了黑煞和龙飞间的视线，尤可恨者，一幅写著“西藏旅行团”的大横额给人高举著横过黑煞和龙飞之间。

黑煞撞进人群里，向刚才龙飞处一望，对方已不知所踪。他纵目四顾，大堂内人来人往，只是没有龙飞。

黑煞有恃无恐，取出一个烟盒般大的东西，有点像小电视，液晶体的萤幕上有个小红点，凝而不动。刚才他赶到停车场时，龙飞已早一步离开，他顺手在机车上安装了一个追踪器，看情形龙飞仍在机场内，只不知到了那里去，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

黑煞脸上忽地露出了一个充满残酷意味的笑容，他想到了一个更精采杀死龙飞的方法。

一个更残酷的方法。

龙飞你死定了。

在珍妮的家里，布满了警察和各种警方的专家，那两个负责龙飞案件的便衣谭辉和均仔正在研究被撞开的门锁。

均仔骇然道：“门上只有一个脚印，这凶手一定是超级大力士，居然能一脚震开如此坚固的门锁，你看他踢门的地方竟然凹陷了进去。”

谭辉回到坐在沙发上玉容惨淡的珍妮身前道：“李小姐，你一定要和我们合作。”

珍妮眼泪汨汨流下，悲哀叫道：“玛利，玛利。”

谭辉一点也不放过她，迫近道：“告诉我，龙飞到了那里去？”

珍妮摇头道：“不要问我，我不知道。”啜泣起来。

谭辉打了个手势，一个手戴透明胶套的人，将一个撕去了一页的电话簿递到珍妮眼前，珍妮茫然望著，显然不能联想到甚么。

谭辉柔声道：“撕去了的一页有甚么特别，这是旅行社的专页啊！”

珍妮愕了一愕，脑海中闪过唇膏圈起的旅行社，心中一震。

谭辉道：“告诉我，那是关键所在，为何撕去了这一页？”

珍妮不由自主颤声道：“我圈起了一间旅行社。”

谭辉紧迫道：“为何圈起了间旅行社？”

珍妮道：“龙……噢！我不知道……”眼泪又再夺眶而出。

谭辉吼叫道：“告诉我！龙飞正在极度危险里，凶手随时会杀死他，在那谋杀发生前，告诉我龙飞在那里，让我们可以及时救他出来。”

珍妮心中一寒，这便衣说得不错，凶手从旅行社开始跟踪她，这时可能找上了龙飞，骇然叫道：“他快要上机了，经成都往西藏的班机。”

谭辉跳了起来，叫道：“通知机场特警，无论如何也要截住他，均仔，我们立刻赶去。”

珍妮哭道：“他化了妆的。”

谭辉跳了回来，一把抓著珍妮的香肩，叫道：“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告诉我他变成了像甚么样子的混蛋！”

龙飞这时正在禁区里轮候上机，十五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还有两个人便到他，他是最后一位乘客了。

在看来一切都会顺利时，他觉察到一点异常的迹象，左方二百多码外有三名持著轻机的机场特警，朝著他的方向走过来。

他迅速环目四顾，只见右方有两名特警，亦朝他的方向走过来。

龙飞心中一凛，当机立断，缓缓往后退去。

两边的特警立时觉察，加速奔来，同时喝道：“不要动！”

龙飞心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发劲往禁区出口奔去，立时引起等候上机的人的惊惶混乱。

龙飞飞身跃过一排又一排的座椅，闪过挡路的人群，眼看抢到出口处，两名特警由出口处冲出，龙飞身手何等快捷，对方枪嘴刚刚扬起，他已一个跟头翻了过去，双脚同时踢在对方持枪的手上，两名特警踉跄退后，龙飞得势不饶人，乘势跟上，拳脚齐施，两人不支倒下，眼前是通往海关的长走道。

这时候后面的特警追来，龙飞人急智生，一把跳上装行李的手推车，箭一般越过走道，将特警抛于背后。

海关处正进行例行检查，龙飞一个箭步标出，往出口抢去，几个关员想来阻他，已给他旋风般抢关而出，喝骂声吵成一片。

龙飞冲离禁区，混进大堂的人群里，他知道尚未脱离险境，迅速往大门处赶去，混乱中四方八面都有特警出现，他一定要在对方完成合围前离去。

来到正门处，龙飞推门奔出。

“嘎！嘎！”

车胎擦著地面的尖叫同时响起，数辆车驶到前面，十多名大汉跳了下来。

“不要动，我们是警察！”

龙飞想奔回大堂内，最少七八名特警来到身后。

龙飞叹了一口气，这口气还未叹完，已给人粗暴地推往墙边，两手高举，双脚分开，彻底搜身。

护照、钱袋甚么也给拿去。

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在他身旁响起道：“龙先生！我想你走错了方向，搭乘往西藏的班机应由那边走。”

龙飞眼角一扫，原来是那天盘问自己的便衣探员，另一个叫均仔也在，正是由他特别招呼自己，进行搜身。

均仔翻著护照笑道：“现在除了袭警一项外，还加多了非法用假护照，龙先生，这次你用洗洁精洗也洗不干净了。”

龙飞叹了一口气道：“你们最懂欺负我这种小市民，金指三那种大鳄又不见你们去惹他？”

谭辉一怔道：“这关金指三甚么事了。”

均仔在旁道：“你听他胡扯，这几件案肯定他有份，否则为何要畏罪潜逃，拒捕袭警。”

金指三今晚便要在他南山的别墅举行世纪末大豪赌，他老人家那有心情理其他的事。”他的眼转到他戴在手上的奇怪手镯，奇道：“这是甚么？”

龙飞道：“我爱漂亮，装饰一下不可以吗？”

均仔阴声细气地道：“脱下来，可以吗？”龙飞无奈脱下交出。均仔闷哼一声，显然对他没有好感。

龙飞道：“你们怎么知道我要上机？”

谭辉道：“这个你不用管，上车吧！”

均仔道：“这件案死了三个人，看你怎样解画？”

龙飞一愕道：“三个人？”

均仔道：“一对母子，加上你的职员玛利，不是三个是多少个。”

龙飞骇然道：“玛利死了。”

均仔大力将他一堆道：“上车吧！”

龙飞给押了上车，谭辉坐在车头，均仔和另一名便衣将他押在中间，车子开出，一前一后还有两辆警车。

龙飞脸上露出悲愤的神色，魔王的左手已开始了预言中的屠杀，只不知还要死多少人，金指三今晚举行的世纪末大豪赌又是甚么一回事？与魔王的左手有甚么关系？珍妮又怎样了？

均仔叫道：“看，龙先生，你的飞机不等你了。”

龙飞侧头一看，这角度可看到长长的机场跑道，直伸往远处，一架客机大鸟般升离跑道，斜斜往上冲天而去。

同一时间在跑道旁海面的一艘豪华游艇上，黑煞亦在观察著冲天而起的飞机，通过瞄准器，他的整个精神全集中在斜阳下闪闪生辉的机身上。

瞄准器有个小小闪动著的四方形，当飞机进入这四方形时，立时传来嘟嘟声响，一股兴奋浪潮通过黑煞的神经，他知道感光瞄准器为他的肩托式小型寻热导弹锁住了目标。

黑煞按下了发射的键，超小导弹化作一道长虹，往空中的飞机直射追去。

龙飞望著逐渐升高的飞机，忽地目瞪口呆，谭辉刚好转头望向他，不由也顺著他的眼光看去。刚好看到导弹拖著长长的烟火尾巴，画过长空，向飞机射去。

“轰”！

飞机爆开一个火球，一连串爆炸，化成一片烟雾碎片，洒往下方的大海。

司机猛刹掣，连带后面的车也急停下来，险生意外。

车内全体都震惊莫名，呆呆望著天空中发生的惊人惨剧。

龙飞最快恢复过来，他一低头强撞了均仔脸门一下结结实实的，均仔惨叫一声，登时陷入半昏迷状态，龙飞同时往后移向门旁，一脚将另一边要扑来的探员扫个正著。前座的谭辉待要拔枪出来，他反在背后的手一扭车门，整个人翻出车外，动作若流水行云，非常好看。

龙飞一著地弹了起来，往机场的方向奔去。

谭辉和其他两辆车的大汉抢了下来，往龙飞追去。

龙飞的速度非常快，若非手给反锁身后，早抛离了狂追而来的警员。

幸好车子刚驶离机场，不到三分钟他已奔上机场大厦里，后面谭辉等愈追愈近。

龙飞亡命地冲进毗邻机场大厦停车场内，谭辉等这时刚追到，暴喝道：“停下！”

龙飞出乎意外地停了下来，却不转过头来，凝定在空广的停车场中心位置。

谭文辉和其他七名探员扇形散开，每人都如临大敌地举枪指著龙飞。

谭文辉喝道：“好！慢慢蹲低，伏在地上。”

龙飞没有依言蹲低，却缓缓将脸向后扭来，一对眼发出奇怪的神色。

谭文辉打了个手号，左右两名探员已准备扑前，以武力制服龙飞，忽然间虚空中响起“勒！勒！”电流交击的声响。

惊人的事发生在眼前。

四道强光由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地面上，由远至近迅速延伸往龙飞身上。四道电光缠体而上，化成一条缠绕的光龙，耀人眼目的强光里，龙飞迅眼间与光龙结合，变成半人半龙的异物。

谭文辉等惊恐下一齐无意识地发枪。

枪声在停车场内轰鸣回响。

龙飞化成的龙神蹲在地上，披风开展，将整个人罩著，他的披风当日能抵御烈性炸药，对于十来二十粒子弹，当然视若等闲。

枪声稍竭，龙飞大鸟般弹起，几个起落已跃离了停车场，速度比豹子还要迅捷。

探员们面面相觑，没法子相信眼前的事实。

黑煞驾著游艇，破浪乘风，想到鲜血和钻石，深心处涌起难以形容的欢快，他准备立即到金指三的夜晚去，索取他应得的报酬。

“啲！啲！”

黑煞愕然，将追踪器从上衣的内袋取出来，只见液晶萤幕上的红点正在闪跳移动。

黑煞勃然色变，喊道：“妈的！我誓要将你碎尸万段。”

屡次谋杀龙飞失败，激起了他天生的凶性，而且不知怎的，当他看到金指三供给有关龙飞的资料和相片时，心中没由来涌起一股对龙飞的憎恨。

五湖四海加起来也不及的深沉恨意。

他已决定了不择手段，但求杀死龙飞，以最迅速的方法杀死他，一分钟他也不能待。

艇尾搅起的浪花，似正在喻示即将来临的风浪。

龙飞回复正常的外貌，在公路上驾机车飞驰著，他的目的地是金指三在南山的别墅，怒火在他心中燃烧著，他身上负著几百人的血债，要金指三偿还。

他不知道黑煞正驾著游艇赶向陆上对他追杀。

天色由昏暗转往黑暗。

路灯照耀下的郊区路上，份外冷清。

金指三的华宅前车水马龙，宾客盈门，全套黑西装，手戴白手套的大汉，忙碌地迎迓著嘉宾。

宾客陆续进入华宅内。

这时龙飞来到华宅外，他把机车推上一个山坡，放在草丛后，往华宅的后方走去，来到离华宅围墙二百多码的地方，龙飞伏了下来，审度著形势，以金指三的身份地位，这座华宅的保安措施可能比元首的府第更严密，不过

却难不倒龙神。

龙飞将双手举至胸前，左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各造成一个半圆，两个半圆缓缓台上，奇异的事发生了，当半圆的两端，亦即是食指和拇指的指尖逐渐接近时，忽各射出一道电光，在四只指尖间激流闪耀。

龙飞记起了当年在西藏小活佛曾这样说道：“天地初开时，龙神虽因与魔王斗争而分裂成伏羲和女娲，而女娲因炼石补青天，封闭魔王回来的宇宙通道，以致元神耗尽，不能轮回托世，把这个责任由伏羲一力承担，但不断轮回的伏羲的体内却藏有龙神的种子，只要他懂得召唤女娲方法，伏羲和女娲便可作短暂的合一，变成龙神。记著，能量是有限的，非到迫不得已，不要随便合成龙神。”

小活佛的说话便像在一刻钟前才说一样，龙飞两手食拇两指作出的半圆，终于含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圆。

两半合成一个，电光“蓬”一声在手指造成的圆圈中爆开。

伏羲在今世轮回而成的龙飞，通过对女娲的召唤，化成龙神。

强光从东南西北延伸过来，光龙绕体，龙飞再次变成那半人半龙的异物。

龙神弹弓般跳起，来到了一棵选定的树上，迅速攀上，再藉树枝一弹，飞鸟般横越大树与华宅的空间，闪没入华宅的屋顶里。

黑煞脸带浓重的杀气，驾著威力惊人的跑车在路上飞驰，追踪仪上的红点愈来愈近中心点，显示龙飞已在不远之处。

黑煞心中狂呼：无论如何，这世上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杀龙飞。

他心中燃烧著火海般的恨意。

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恨意。

华宅内宾客到齐，厅心放了一张华丽考究的古董大赌桌，桌的中间放了一个大轮盘，大厅东南西北四面墙上各有一个大银幕，显示的正是桌心的大轮盘。旁边还站了位衣著性感冶艳的女司仪，手持轻巧的遥控扩音器。

过百宾客却是静悄悄的，予人一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

“金指三先生到！”

众宾客肃然望向与正门相对的另一个入口，金指三在寸步不离的四大天王簇拥下，步入厅内，他神情从容，胸有成竹的模样，确不愧是纵横不倒的黑道霸主。

龙飞这时回复平常模样，加上了个遮阳墨镜，趁众人眼光集中在金指三身上时，从后厅闪进宾客里。

金指三龙行虎步来到厅心的大赌桌前，以微笑向四面八方的宾客点头为礼，这些宾客不但有世界各地三山五岳的威猛人物，还有当地的富商巨贾、政客明星，当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金指三虽然暗里无恶不作，可是表面上却是个大殷商，每年捐出的善款，最大的一笔必是出于他的手。

“丽嘉女公爵！”司仪再次宣布。

原本因金指三到场而闹哄哄的大厅，刹那间静了下来，灯光逐渐暗淡下来，一道射灯光照著大门。

众人一时间屏息以待，这丽嘉是近十年来国际赌界最叱咤风云的奇女子，不但美艳如花，赌术高强，据传她拥有超自然的第六灵感，所以逢赌必胜，加上手段高明狠辣，不到十年便建立起雄霸西方的赌业，这次肯接受金

指三这别开生面的惊天大豪赌，自然是有十分把握。作为赌注的赌城，占了她财产的四分三。

一个修长的身形进入光圈里。

众人一齐呆了起来，连别具用心的龙飞也看傻了眼，一时间忘了此来的任务。

她的美是震慑人心的，瀑布垂流的金发，空山灵雨般的轮廓带著维纳斯女神的雕塑美，清澈淡蓝色的眸子，在贵族式的笔直鼻梁衬托下，有种说不出令人感到心动的傲意，丰润的红唇就像大画家才能勾勒得出来的神来之笔。

她修长苗条的身裁，在黑色垂地的丝质晚服里，玲珑浮凸，无论男女都看得透不过气来。

在灯光的追随下，她步进大厅里，步履轻盈有力，像安了弹簧似的。

女公爵吸引了全场目光，使人几乎忽略了随在她身后十六名黑色礼服，体形彪悍的大汉，一看便知是百中选一的好手，这群过江龙当然不能对付金指三在此根深蒂固的势力，不过却没有人相信金指三敢对丽嘉不敬，因为江湖无信不立，金指三若毁诺动粗，他数十年来辛苦建立的信誉，将毁于一旦，那比失去所有赌场对他的损失还大。

丽嘉胜雪的肌肤在灯光下闪烁著绸缎般的光辉，令人目眩神迷。

龙飞吸一口气，将心神从女神般美丽的女公爵身上收回来，在半明半暗的灯光里望向金指三，只见这横行当世的黑道霸主目射奇光，一瞬不瞬凝视著接近的女公爵，龙飞心中一震，一种近乎第六灵感的直觉告诉他，金指三这次安排这个赌赛，为的并非赌注，而是女公爵本人。

他究竟为了甚么？这可能是解开魔王左手之谜的关键。

黑煞脚尖一挑，整架机车跳了起来，翻侧往另一面，强劲脚力，教人咋舌不已。

他终于追踪到来。

他的目光转往千多码外的华宅，这是整个山头唯一的屋宇，龙飞不问可知到了里面去，想起龙飞，疯狂的恨意立时涌上心头。

不论如何，他要立即杀死龙飞。

黑煞取出红外线望远镜，在青绿的萤光色里，华宅门外布满大汉。

黑煞感到强烈的兴奋和刺激，他酷爱暴力和鲜血，目下正是个难得的机会，最直接是冲进去大杀一轮，当然！还有更美妙的方法，就是把人迫出来，将龙飞迫出来。

他杀性已起，即使有人告诉他这是金指三的巢穴，怕也不能改变他的主意。

女公爵来到金指三眼前，两人毫不相让地互相盯视。射灯把他们变成所有目光的集中点。

金指三眼中射出狂热的神色，举起食指戴著那怪头戒指的左手，欲与女公爵相握，一般人都是用右手和人握手，他却用左手。

女公爵从容道：“对不起，我从不和对手握手的。”她举起左手轻掠散下来的留海，龙飞注意到她左手尾指套了个指环，在射灯下金光烁动，可惜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环上的纹饰。

金指三脸容不变，缓缓垂手，跟著神情一振，矍矍双目扫视全场。看到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时，才蹑蹑志满地一拍手掌。

负责宣布的女司仪勾魂大眼水波流转，娇声道：“世纪末大豪赌即将开始，由金指三先生和丽嘉女公爵两人对赌轮盘，一局定胜负。”

众人立时热闹起来，他们本以为赌博有一番龙争虎斗，各出奇谋的过程，怎料到只是一局轮盘，想那轮盘转动，滚珠落在某一号码上，还不是瞬那间的事。

女司仪续道：“金指三先生若输了，他旗下五十二家赌场全归胜方；若丽嘉女公爵败了，她在拉斯维加斯全世界最大的丽嘉赌城，将属金指三所有。”

众人又是一番扰攘，大感刺激，龙飞也为之咋舌，同时心中感到其中另有阴谋。

金指三插入道：“我还有一个条件，只不知女公爵是否答应。”

众人立时静了下来，静至落针可闻，金指三节外生枝，引起了众人的好奇心。

女公爵也露出好奇的神色，金指三最初约她豪赌时，曾说过尚有一个条件，那只是举手之劳的一件事，她大可以拒绝，不过却要临场才能宣布，拒绝与否并不影响早先定下的注码。

金指三待了一会，到众人都心痒难熬时，才道：“假若我金指三输了，我想请女公爵当众脱下尾指指环，送给我留为纪念。”

众人愕然，没有人想到金指三有这个似乎是非常浪漫的提议。

女公爵美丽的俏脸闪过一丝错愕的神色，几乎想也没想便道：“对不起，金指三先生，我想我是有拒绝的权利，是吗？”

众人一时议论纷纷，一只戒指比起赢回的五十二间赌场，算那码子的一回事。

金指三却丝毫不以为怪，微微一笑道：“那让我再作另一个提议，假若我金指三赢了，我不要你的赌城，只要你当众脱下戒指送给我。”

这一提议立时引起滔天巨浪的回响，众人惊异莫名，难道一只戒指比世界最大的赌城还值钱？金指三是疯了？还是另有目的？

龙飞也给弄得糊涂起来，百思不得其解。

女公爵脸上现出非常奇怪的神色，那揉合了震惊、愤怒和猜疑，不过很快回复原先的平静，断然道：“对不起，我仍要拒绝你。”

众人中有人叫了起来，叹息女公爵平白错过了这个机会。

金指三仰天狂笑起来，声浪在大厅内回荡著，倏然忽止，冷然道：“好！我已得到了最满意的答案，你可以拣一个色，只要滚珠落在那个色上，便算胜出，否则作负论。”

轮盘上只有红和黑两个色，滚珠不是落在红色便是黑色，这个赌法确是干净俐落。

女公爵道：“红色！”

金指三长笑道：“那我便要黑色。请！”

两人分坐在大赌桌的两方。

司仪公布道：“世纪末大豪赌，现在开始。”

负责轮盘的人向豪赌的双方打了个招呼，将手在空中夸张地转了三个圈，一指按在发动轮盘的按钮上。

轮盘开始飞快转动。四面墙上的大萤幕同时亮起来，转动的轮盘清晰地显现在幕上。

射灯造成的圆形光晕，恰好笼罩著赌桌、轮盘和对阵的两个男女。

金指三一手捏著左手食指的半人半兽环，两眼似欲突眶而出，凝视著飞快转动的轮盘。

女公爵闭上一对长长的秀目，双掌十只纤长的手指扇状散开来，尾指相触，同按在眉心处，秀美的容颜，有若一尊白玉雕成的女神像。

龙飞这时成功地挤到赌桌旁，恰好站在对峙两人的中侧处，他忽地明白了这赌桌上较量的并非运气，而是精神的力量，两人同是有超自然力量的人，能以精神控制轮盘上滚珠的走动。

轮盘逐渐缓下来，滚珠仍然飞快地走动。

刹那的时间，像世纪般漫长。

第七章 护花使者

黑夜的丛林里，红色的跑车像深夜出没的猛兽，缓缓向猎物推进，最后停了下来。

这个小山坡比金指三的华宅只高了少许，可以俯瞰大门的位置。

黑煞开门下车，打开车尾盖，赫然放置了一个肩托式的炮弹发射器。

他要干甚么？

轮盘愈来愈慢，滚珠开始一格一格地跳动，红、黑、红、黑……

旁观的人都紧张起来，甚至急速喘气的声音此起彼落。

金指三两眼突得更厉害，嘴唇颤动，捏著指环的手指节因过份用力而发白。

女公爵眼睫毛不断跳动，按著眉心的尾指不住抖震。

轮盘终于停下来，滚珠愈走愈慢，眼看停在红色上，忽又一下滚到黑色上，又再滚动……

金指三和女公爵同时露出吃力的神色，两人的精神力量决战到了生死立判的时刻。

龙飞将手垂下台底，每手围起半圆，电光在指尖间流过，他正召唤女娲的力量。

金指三眼中射出狂怒的神色，他邪恶的心灵感到外力的侵入帮助女公爵对付自己，不过目下已无暇理会，运聚全神，停下的滚珠终于多移一格，再落到黑色上。

女公爵猛睁秀目，心力交瘁，她知道自己输定了，就在这时，她感到一股力量的加入，珠子奇迹地再跳一格，落到红色上。

金指三无力再战，蓦地狂吼轰立起来，众人大惊失色，就在同一时间，“轰”！窗门碎裂，跟著一团烟雾在大厅正中空间爆开。

“催泪弹！”

金指三一呆，连他也不知发生了甚么事，第二枚催泪弹已刺进厅内。

女公爵脸色一变，声如寒冰道：“你这阴谋家。”一翻手，一枝手枪来到了雪白的纤手里，枪嘴扬起。

金指三连叫“这是误会”的时间也没有，一个倒翻向后滚了开去。

“砰”！

女公爵一枪射空，狸猫般跃过大赌桌，向金指三追去，看她的神情，不杀金指三是誓不甘休的了。

她身后十六名手下纷纷拔出武器，金指三方面的人又岂非善类，一时枪声卜卜。

催泪气激散至大厅内每一寸空间，呛咳声、叫喊声、人和物倒地的声音交杂在一起，织造出混乱之极的场面。

很多人无意识地往大门冲去。

女公爵飞越赌桌，只见金指三在四大天王的掩护下向内厅退去，四大天王显然受不住强烈的催泪气，不断呛咳著，但金指三却精神矍矍，一些影响也没有。

女公爵本人对气体亦是一无所惧，举枪即射。

四大天王确是高手，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不但立时以身体遮挡著往后退的金指三，四枝枪同时轰鸣。

女公爵一个闪身，滚了开去，四枪射空。

四大天王待要追击，金指三喝道：“不要，由秘道退走。”跟著狂叫道：“生擒女公爵！不要伤她。”

附近的手下轰然应命，四大天王护著金指三退入内厅，厅的上空再爆了另两枚催泪弹，这时连金指三的手下也受不住往大门和内厅方面撤走，女公爵高叫道：“先杀金指三。”一把扯掉晚礼服的下截，露出雪白动人的大腿，原来她长裙的下半截是驳上去，一扯开，下面是条紧身的热裤，当先往内厅冲去。

“轰”！“砰”！

四个随着她冲前的手下溅血倒下。

女公爵再轰一枪，膛上没有了子弹，一名金指三的手下侧扑出来，一掌劈掉她的手枪，女公爵反应极快，一下侧膝，将来犯者撞得倒飞开去，这时金指三在四大天王护送下，退入了内厅。

女公爵非常有胆色，继续抢前，内厅里十多名大汉涌出，拳脚齐施，女公爵一时间落在下风，欲退无方。这数人都戴著防毒面具，所以身手丝毫不受弥漫厅内的气体所阻。

就要遭人生擒活捉之际，一个男子横里冲出，此人身手勇猛若雄狮斑豹，肘顶膝撞，兼且转动灵活，十多名大汉转眼间倒满一地。

女公爵叫道：“你是谁？”

来人当然是龙飞，喝道：“和你一样，想干掉金指三，快来！”带头扑进内厅。女公爵回头一看，白茫茫的气体里，自己的手下全倒在血泊里，所有人都往大门处奔去，一咬牙，向龙飞追去。

在红外线瞄准夜视器里，黑煞对准每一个从大门奔出来的人，只是没有龙飞。

黑煞冷哼一声，左手取起身旁的重型手提机枪，将长长的子弹带在右手缠了几圈，步伐肯定有力地向金指三像世界末日般的华宅走去。

黑煞心中奇怪，他射了十枚催泪弹往屋里，难道还不足以将龙飞迫出来。

龙飞和女公爵先后扑入内厅，同时呆了起来，只见金指三的四大天王，戴著防毒面具，正严阵以待，他们都奉有严令，只能活捉女公爵，却不能伤

她，所以没有人拿枪在手，不过以他们的身手，有枪和没枪同样可怕。

女公爵踏前两步，站在龙飞前，喝道：“叫金指三出来。”这批人带了防毒面具，更使她相信金指三这个赌局，是对付她的一个阴谋，岂知这些面具，只是常备之物，临时派上用场。

不过阴差阳错下，这已成了个不能解开的误会死结。

大天王踏前一步道：“丽嘉女公爵，这次只是个误会，金爷必会有所交待，现在请女公爵走一趟，去见金爷。”他语调冰寒，不带丝毫感情。

女公爵笑了笑，晒道：“误会！”一脚飞出，大天王灵活闪开。

其他三天王怒喝扑上，龙飞抢前，激斗展开，龙飞和女公爵，变成并肩作战的伙伴。

黑煞大模斯样往华宅推进，宾客从大闸处涌出来，车辆横七竖八地摆在路上，显然刚才逃走时情急下发生了碰撞的意外，所以逃命的人只能靠他们的双脚，没有人想到黑道枭雄金指三的宴会竟弄到这般田地。

黑煞的机枪火光闪现，迎面来的人纷纷溅血倒下，一时间狼奔鼠窜，混乱上再加上混乱。

涌出来的人有很多是金指三的手下，立时还击。

枪弹射到黑煞身上，火光暴闪，而惊人的是黑煞依然悍然无恙，西服上虽是弹痕累累，他却像没事人地向前推进，强大的机枪造成的火力网，向对他反击的人卷去，挡者披靡，不一会他已闯往厅里。

黑煞天性里的残暴和对人类的仇恨火山般爆发，见人就杀，喉咙响起野兽般被血腥激起的鸣声。

一时间机枪声、火光、烟屑充斥著整个空间，玻璃窗雨点般碎下，家私化成飘飞的碎片。

黑煞停了火，因为视野范围内再没有能动的生物，他的眼光转往内厅的入口，毫不犹豫大步起去。

内厅的打斗正如火如荼，龙飞一人力敌大天王、二天王和四天王，而女公爵则和三天王殊死搏斗。

一个黑影现身大门处。

龙飞警觉望去，刚好看到黑煞的机枪枪嘴扬起，他心中升起一个念头，就是对方的目标定是女公爵，立时将势就势，将二天王一脚踢得往黑煞处飞过去。

黑煞的机枪火光闪冒，二天王给射进体内的枪弹带得在空中不断跳动，诡异怕人。

其他三天王同时一呆。

龙飞乘机往女公爵扑去，一把搂著她的腰，两人才往地上滚去，黑煞的机枪无情地响起。

其他三天天王浴血倒下，身体几乎没有一寸完整的地方，黑煞机枪的每一粒子弹，都能将整条腿轰断为两截。

龙飞和女公爵两人连滚带跑，从内厅的后门逃了出去。

黑煞大步跟前，当他要由后门退出时，背后异响传来，黑煞想也不想，回身扫射。

身后十多名大汉纷纷举枪反击，纷纷抛退倒地，鲜血四溅。

“突”！“突”！

子弹终于射尽。

在火屑烟雾里，黑煞骇然发觉有个屹立不倒的人。

金指三。

金指三站在溅血倒地的尸体上，舌头舐著唇角，脸上神色狰狞，两眼射出闪电般的光芒，厉视黑煞。枪弹对他竟一点作用也没有。

黑煞一手将机枪抛掉，“蓬！”一声撞在布满弹孔的墙上。

两对目光在虚空中交击。

金指三道：“黑煞！”

黑煞道：“金指三！”

金指三说了句非常奇怪的话道：“你明白了。”

黑煞缓缓举起左手，竖起戴著一颗大钻戒的中指，沉声道：“他们在那里？”

金指三道：“你真的明白了吗？”

黑煞仰天长啸，就像饿狼叫鸣，狂暴地道：“我明白了，由出生那天开始我便在找你们，我明白了。主人回来的时间亦到了。”

金指三道：“我们也在找你，所以你在这里。”说罢缓缓举起左手，升高戴著半人兽环的食指。

两人一齐狂笑起来，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

警车声适时在屋外响起。

黑煞神情一动，手探入怀里。

金指三道：“我们的敌人是龙神，走！由秘道走，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这时龙飞和女公爵已逃离华宅，龙飞道：“你等我一会。”警车声在不远处传来。

女公爵呆了一呆，心中对这威武的男子生起了一股难以形容的感觉，两人虽是初相识，却共历患难，出生入死。

不一会龙飞推著机车走了出来，叫道：“上车吧！”

女公爵摇头道：“不！你走吧。我自有打算。”

龙飞急道：“你在这里人生路不熟，金指三怎肯放过你。”

女公爵咬牙切齿道：“金指三，我和他誓不两立。”

龙飞道：“上车吧！我在海边有所辟静的小屋，暂时到那里避一避。”

女公爵沉吟半晌，坐上了龙飞的电单车尾，绝尘而去。

满目苍夷的大厅里，重案组的谭辉呆呆站著，其他探员医护人员忙碌地工作著。

均仔来到他身边，道：“辉少，我看这件案多多少少也和龙飞有关系。”

谭辉木然道：“我在怀念著他。”望了四周一片，叹道：“你看！是否世界末日提早来临了。”

均仔道：“放心，在你死前还有好一段快乐日子。辉少，你叫我尽量调查龙飞的身世，现在有点眉目了。”

谭辉精神一振，喝道：“有屁快放！”

均仔道：“礼貌一点。”看到谭辉双眼一瞪，吓了一跳，连忙道：“龙飞原来是个弃婴。”

谭辉愕煞道：“他不是过世富商龙升的儿子吗？”

均仔道：“龙升夫妇只是收养龙飞的人，我找到了跟随龙升夫妇十多年的老佣人，她告诉我龙飞是个尼姑生的私生子。”

谭辉叫道：“甚么？”他忘形一叫，立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均仔压低声音道：“这事相当离奇，龙升太太一向信佛，与一间寺庙的尼姑来往甚密，而庵堂里其中一个有很好声誉的尼姑忽然有了孕，这成了大丑闻。

尼姑离开了寺庙，一天晚上，摸上来找到龙升夫人，请她收养出生了的婴儿，不知怎的，龙升夫人一见到那婴儿便欢喜，答应下来，那尼姑临走前誓言道自己从没有碰过任何男人，十天后的那尼姑悬梁死了，你说这是否曲折离奇。”

谭辉喃喃道：“这么说，那婴儿就是龙飞了，他是否外星人托世？”眼中射出恐惧的神情。

海浪温柔地拍著岸边，岸旁一间孤零零的平房里，透射出昏弱的灯光。

浴室的水哗啦啦在响，不一会披上男装浴袍的女公爵，从浴室走了出来，晶莹粉嫩的脸颊上还有几粒水珠，洗后的秀发在灯光下闪烁着近乎金属的色彩。

龙飞挨在窗前，遥望窗外的海景，听到身后的声响，回过头来，被女公爵绝世姿容所慑，一时看呆了眼。

女公爵往房走去道：“休息了，不要打扰我，明天一早我便要走了。”

龙飞呆了一呆，女公爵语气里有著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

她不待龙飞答话，走进房内，“砰”一声关上门。

龙飞苦笑起来，枉自己一片好心，却换来如此对待。推开门，走往海滩，连吸两口新鲜空气。

这时是凌晨三时多，还有两个多小时才天光，真是漫长的一夜。

一弯新月，高悬在虚空中。

他找到一块又大又平滑的大石，坐了下来，捧著头，脑里一片空白。

一个接一个的惨祸，坏人好人同样被无情屠杀，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魔典》上说，龙神将是唯一能阻止魔王的左手为魔王回来铺路的人，魔王的左手又是甚么东西？是一个人？又或是可怖的异物？金指三和那凶狠的黑人在扮演甚么角色？女公爵为何会卷入这个漩涡？一大串无法解决的问题，横亘在他胸臆间，使他痛苦得呻吟起来。

唯一方法，就是往西藏一行，试试小活佛的通世灌顶大法，看看灵不灵光。

想到这里心神一动，回头望去，女公爵优美的身形，盈盈俏立，她穿上龙飞的男服，另有一种动人的风韵。

龙飞道：“睡不著吗？”

女公爵来到他身旁坐下，拿起一块石子，往海上抛去，发出“咚！”的一声，打碎了水中月影。

一时间两人默然无语。

水面化出的涟漪，惹起一个又一个月照下的光环。

女公爵轻声道：“你怪我不近人情吗？由小开始，我便不喜欢与其他孩子一起玩，人人都说我是孤独的人，不知怎的，我心中存有很多怨恨和愤怒，或者我是个天生愤世嫉俗的人，并不喜欢其他人。”

龙飞侧头望夫，刚好看到女公爵雕塑般完美的侧面线条，叹了一口气道：“可是上天待你不薄啊，给了你这么多好东西，当然！除了金指三。”

女公爵冷然道：“我要杀了他。”心中一动，望向龙飞道：“我和金指三两人力图以精神力量去影响滚珠的落位时，是否你助了我一臂之力。”

龙飞道：“你以为还有谁？”

女公爵道：“从来没有人在赌桌上胜过我，不过金指三的精神力量比我还强大。”

龙飞有兴趣地问道：“你甚么时候发觉自己拥有这种精神异力？”

女公爵沉吟片晌，道：“自小便有，我在孤儿院长大，人人都不喜欢我，说我怪，我晚上作噩梦时发出的尖叫声，常把同房住的其他孩子吓得半死。”

龙飞道：“我也是个被噩梦困扰的人，你梦到甚么？”

女公爵道：“不！我不想再提，孤儿院有位兰修女对我很好，教我念经，教我去爱人，不过始终学不好，可是那些噩梦愈来愈少了。”

龙飞心想看来她的确学得不太好，否则也不会做了赌界的大阿姐，想到另一个问题，道：“很奇怪！你和金指三都不怕催泪气体。”

女公爵道：“有甚么奇怪，你不是也不怕吗？”

龙飞心想我怎么同，我是伏羲转世的龙神，不过却怎能说出口。

女公爵道：“你和金指三有甚么过节，为何要助我？”

龙飞道：“但愿我能知道。”

女公爵长长叹了一口气，道：“我第一眼看见你时，心中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已认识了你很久很久，我……所以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话。”

龙飞笑道：“可能前世我们是夫妻也说不定。”

女公爵看到龙飞灼灼眼神火热地望著自己，脸上一红，垂下头来，轻声道：“或者我们前世是大仇家也说不定。”

第八章 武则天复活

在金指三一座隐秘的别墅里，金指三和黑煞两人来到一道关上的门前，门上有两个大铜环，金指三拿起其中一个，在门上拍打了三下。

“咚！咚！咚！”

门声远远传去。

金指三推门进内，脸上有种罕有的慎重神色，就像臣下觐见有无上权威的帝皇。

黑煞紧跟其后。

这两人关系颠颠倒倒，教人摸不著头脑。

门内是个广阔的大堂，大堂中央放了黑煞运来的那个大木箱子，盖打了开来，栩栩如生的武则天安祥地躺在里面。

大堂是长方形的，空广别无他物，在对著门一端的墙上画了一幅十多尺见方的大壁画。

一张令人怵目惊心的画。

那是半人半兽的魔王和一条龙的斗争。

魔王兽首人身，左手握著一把电光闪烁的长刀，赫然是蚩尤当年大战黄帝，现在给压在西藏小活佛神庙那水晶罩下的魔刀。右手紧抓著龙尾。脸相狰狞，血口大张，露出森森的尖牙。

巨龙转身紧咬魔王持刀的左手，血肉溅飞。、在左上方的虚空处有个

大圆洞，画中一条条旋风般从圆洞卷来的线条，清楚显示了魔王是从那个洞闯到这个画面的空间内。

画工精细，鬼斧神工，使人能感到那一战的惨烈和悲壮。

黑煞全身麻木，瞪著那画，不能言语，心神全投进画内，那是他每晚也梦见的情景，自出生以来，这个梦便像影子般从不离开他，使他心中充满仇恨的情绪。

“谁画的？”黑煞道。

在金指三回答前，一个雄壮的声音道：“是我画的。”

黑煞怵然望去，原来画前有张高背的太师椅，因为背向著他，而黑煞又太集中精神在画内，所以看不到有人。

那人一只左手伸了出来，轻轻拍打著扶手，拇指戴著的玉班指，触著扶手，发出“笃！

笃”的声音。

金指三躬身道：“老大！他来了。”

椅子转动起来，原来椅子所在的地面是活动的。

黑煞双目一睁，椅背前竟有两个人。

坐在椅上是一位不怒而威、气势沉猛、相貌堂堂的中年绅士，竟然就是日本首屈一指大富豪、独家赞助“武则天干陵出土文物世界巡回大展”的武夫先生。

他身旁站了位面容凄苦，高瘦佝偻、满脸皱纹的老仆人，假设珍妮在这里，便可以认出他是当日在餐厅外，窥视她和龙飞吃早餐的老人。

黑煞道：“你是谁？”

武夫伸手示意他看背后那张画，道：“我们都是主人的左手，他的仆人，我们在这个宇宙里不断轮回，就是为主人的回来铺路，让他来消灭所有人类，龙的子孙。”

黑煞道：“我明白，但又不明白。”

武夫仰天长叹道：“这宇宙毕竟和我们原先的宇宙不同，在以前的宇宙里，生命是无限的，自然死亡并不存在于那里。但这里生生死死，循环不休，只有通过轮回，生命才能延续，可恨每一次轮回，都会将我们最初的记忆减弱，所以你才不明白，不过，你很快便会明白一切。”

黑煞道：“很快？”

武夫道：“当主人的宝刀再次出现时，你就会明白，只有到那一刻，我们和主人分离时的记忆和能力，才能完全恢复过来，在目前，你和我所知的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别。”

黑煞道：“主人的刀在那里？”

武夫道：“主人的刀在远古时代便失去了踪影，不过不用担心，我这些天来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出现的日子已经来临，现在我们唯一的障碍是龙飞。”

黑煞眼中射出仇恨的神色，咬牙道：“龙飞！”

武夫道：“当年主人和龙神的斗争里，龙神被主人劈成两半，分裂成女媧和……噢！”伸手托著额头，像是非常痛苦的样子。

站在武夫旁边的老仆人立时取出一个长方形的盒子，打开，取出了一支长长的银针，刺在他颈后的穴位上。

长长吁出一口气，舒缓了很多，武夫叹道：“这可恶的头痛……”续道：

“龙神分裂成女娲和伏羲，主人亦给龙神分裂时释放的能量，迫回原本的宇宙空间去，女娲为了封闭贯通两个宇宙间的通道，耗用了能量，失去了轮回的能力，只能潜藏入大地里，而伏羲便不断轮回，成为今世的龙飞，当龙飞召唤潜藏的女娲时，便可以变为龙神。当年龙神分裂成伏羲女娲时，他的血流进了海里，孕育出这世界的生命，所以人类也是龙神的子孙，我们要消灭的对象。”

黑煞怒吼一声道：“所以我们一定要铲除龙飞，主人一定会回来。”伸手入怀拿出追踪器，沉声道：“它会带我们去找龙飞。”

金指三一直一言不发，这刻也激动起来，狂呼道：“主人一定会回来，毁灭一切生命。”

武夫将左手伸出，黑煞和金指三激动踏前，三只左手紧握在一起，大堂内无风自动，吹得四个人衣袂飘飞。

那老仆人眼帘低垂，一点不让别人看到他的心事。

当三人的左手紧握在一起时，木箱中的武则天眼帘剧烈抖动起来。

三人一齐狂叫道：“一定会回来。”

武则天的凤眼倏地张开，射出两道冰冷的寒芒，她左手无名指上的玉环也发出奇异的绿芒。

在西藏小活佛的神庙里，地下殿堂水晶罩内的魔刀不断跳起跌下，血红的光芒在刀身上流转。

藏僧团团围著水晶罩，颂念镇魔的经咒。

小活佛站在水晶罩前，眼中射出担忧的神色道：“危机愈来愈近了，我感觉到魔气在不断增长。龙飞怎么还没来，难道人类一九九九年要经历的悲惨命运，连龙神也不能逆转。”

藏僧们念得更急了。

夜凉如水。

一波又一波的浪，轻轻敲打著岸旁的岩石，是那样地自然而然，永不言倦。

龙飞道：“快天亮了，想睡吗？”

女公爵仰望天上，道：“明天！明天会怎样？”

龙飞道：“明天，明天我会到西藏去，不过看来那要费一点功夫弄张假护照才行。”

女公爵微笑道：“那包在我身上，算是报答你吧！你到那里干甚么？”

龙飞道：“我……”忽地噤声不语，露出倾听的神色。

女公爵变色道：“有车声！是谁？这么晚了。”

两人霍地站起来，刚好看到一辆车从下山的路迅速往他们的所在驶来，这时离他们还有很远的距离。

女公爵道：“哼！当我真是那么好欺负吗？”

龙飞喃喃道：“他们怎能跟踪来此。”蓦地跳了起来，道：“我明白了。”向屋子冲去。

女公爵在后叫道：“你干甚么？”

龙飞的声音远远传来道：“让我引开他们。”

女公爵又气又急地叫道：“小心点呀！”蓦地住口，心中奇道：丽嘉，你怎么啦？除了那慈详的兰修女啊，你竟然关心起人来，而且是个初相识的男子。

屋旁传来机车引擎发动的声音，跟著龙飞骑著机车风驰电掣去了。
那辆车这时刚驶到，血红的跑车，笔直掠过屋子，往龙飞的方向追去。
跑车内坐著的是黑煞和金指三。

金指三舐著唇边，神情兴奋。

黑煞专心驾驶，那追踪仪贴放在驾驶板上，代表龙飞的红点正慢慢移向中央的方格，表示逐渐接近龙飞，当红点搭正中央方格时，红点会变成绿点，那是追上龙飞的一刻。

黑煞忽地来了个急转，踏尽油门，跑车箭矢般标前，同时车头左右两方的盖子弹了起来，露出发射榴弹炮的炮管。

龙飞的电单车在前面飞驰著。

金指三道：“没有女公爵。”

黑煞狞笑道：“先解决这小子，女公爵能躲到那里去。”

黑煞按住发射的钮子。

两道火光，画破空气，呼啸著向龙飞射去。

龙飞像是背后长了眼睛，机车加速飚前，同时弯往贴山的一边。

“蓬！”“蓬！”

两个榴弹在龙飞车后爆开，这些榴弹非常歹毒，藏有尖锐的碎片，龙飞惨叫一声，一块榴弹片刺进他左肩的肌肉，当不是龙神时，普通的枪弹刀剑亦可以伤他。

金指三探头往窗外，机枪向龙飞作连珠扫射，一时间火光闪爆。

另两支榴弹同时射出。

龙飞急拐横冲上一条小路，在仅可容机车经过的泥石路往山上去，榴弹登时落空。

黑煞措手不及，跑车冲过了头。

跑车在“嘎！嘎！”声中停了下来，倒退回去。

两人提枪冲出车外，往山上徒步追去。

狂奔了约二十分钟，柳暗花明，眼前出现了一个仓库模样的巨型木构建筑，不过目下野草蔓生，显是废弃已久。

黑煞望向手上的追踪仪，沉声道：“在里面。”

两人毫无惧色地推进，踏入仓库前广阔的空地，那辆机车摆停在另一端，却没有龙飞。

两人凝神聚气。

一把声音在身后响起道：“贵客来临，有失远迎。”

两人猛地转身，龙飞卓立他们后方。

金指三举起机枪，同一时间龙飞两手分别造成的半圆，合在一起，东南西北四道电光，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延伸往龙飞的脚下，化成光龙，缠身而上。

金指三和黑煞两人受强光所眩，不自觉往后退去。

龙神现形。

就在龙飞呼唤潜藏大地内的女娲时，同一刹那在金指三秘密别墅的大堂内，躺在木箱中的武则天蓦地弹了起来，立在箱中。

大堂内忽地卷起狂风，武则天的金箔缀成的古代袍服，飘飞乱舞，她一对凤目射出森厉的光芒，头部缓缓转动。

武夫这时仍坐在椅上，旁边那老仆人依然阴沉地低著头，教人看不透

他的心事。

武夫狂笑道：“终于醒来了，经历了千年的长睡，你终于醒来了。”

武则天面容冰冷，一点也听不到武夫的说话，转动的头，忽地凝然不动，像是找到远方的某一个目标。

武则天缓缓升离木箱，降到地上。

风势更急了，武则天衣袂飘飘，似欲乘风而去。

跟著她动了，脚不沾地飘往大门去，当她快到大门时，封闭的大门“砰”！一声猛向外打开。

武则天毫不停滞，飘出门外。

武夫激动地站了起来，高举双手，狂喊道：“去！去杀死龙神，在第一道阳光来到时，将他碎尸万段。”

金指三和黑煞两人一齐扳掣，枪弹雨点般向龙神射去。

一时间，烟火充斥整个空间内，直至子弹盒中弹药射尽。

夜风吹来，烟屑消散里，龙神的昂藏虎躯挺立不倒，两眼神光电射，带著嘲弄盯著金指三和黑煞两人。

金指三狞笑一声，撇掉手中的武器，大步向龙神迫去。黑煞和他配合无间，绕到龙神背后，刹那间完成合围之势。

龙神好整以暇，似乎一点也不将两人放在心上。

因著千百年前的奇异仇恨和联系，他们注定成为天生的死敌。

龙飞召唤女娲而化成的龙神，感到身体内的能量正在减退里，这数天内他多次动用女娲带来的力量，使到储藏的能量大幅下降，所以目下的策略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后果堪虞，这个念头才闪过，金指三和黑煞已发动雷霆万钧的攻势。

金指三两掌手指撮合如刀，藉著向前虎扑的势子，一插眼目，一插前胸，像两道电光般击来。

黑煞身高脚长，只一前移，便迫近龙神身后八尺之内，沉肩扭腰，飞起一脚，横踢龙神脑后侧。

龙神双耳一动，女娲的力量流遍全身，使他的眼耳比常人灵敏百倍！只从风声去听，已判知这两手一脚蕴藏著惊人的力量，足可洞穿石墙，踢断铁柱。不但如此，当这两大凶人进攻时，强大邪恶的精神力量侵进龙神的神经里，力图瘫痪龙神抗争的意志和力量。

明里暗里最激烈的恶斗均在进行。

他们的力量都远胜人类，比狮虎等猛兽更要凶狂威猛。他们虽利用了人的形体，但能量却来自最神秘难测的泉源，代表著这层次的宇宙里正义和邪恶的生死决战。

龙神便像在一个暴风雨吹袭的小舟上，随时有舟覆人亡的危险。

龙神猛提精神，一声低吟，身子向后退去，一退便要撞进黑煞的怀抱里。

黑煞见他送上门来，心中大喜，竟然凌空收回侧踢一脚，改为膝撞，他的腿像个弹簧般灵活，向龙神的尾龙骨处顶去，只要龙神还是人的身体，这一撞将可瘫痪他的脊椎神经，从而影响他全身的举动。

金指三狂吼一声，蓦地加速，紧迫往后急退的龙神。

龙神眼中神光一闪，背后那披风似的东西无风自动，倏地扬地，恰好拂正黑煞猛撞过来的膝头。

黑煞惨叫一声，那披风似的东西有若利刃，夹著排山倒海的力量将他拂得整个人凌空飞起，他危急间举起双拳，交叉合并，刚好挡了披风拂面的致命一击，当他感到那披风并非布料所制，而是重若鳞甲的怪物质时，人已给抛往二十多尺外的空间，“轰隆！”一声堕进一堆废铁杂物里。

同一时间，龙神扭身蹲低。

金指三见黑煞整个抛后，已知不好，不过此刻岂能后退，左右手刀改直刺为俯刺，猛取龙神双目。

龙神不闪不避，眼中射出森厉神色。

金指三眼看得手，左边风声迫来，一团黑影从龙神身后拂来，原来那怪鳞甲披风被龙神扭身借劲，飞卷过来，拂向他的面门，若给拂正，脸孔休想保持原状。

金指三人急智生，退和避均已来不及，脚一蹬弹了起来，披风扫正他的左肩，将他带得打横抛跌开去，同一时间龙神在他的下阴补了一下重拳，尽管凌空不受力，但龙神拳劲在高速下仍使金指三痛得痉挛起来。

无论龙神、金指三或黑煞，在这个宇宙的层次里，都要借助人体这臭皮囊，所以亦无可避免受到人体的限制，人的弱点也是他们的弱点，只不过他们的力量千百倍胜于人类，而一般的武器变成在他们前一无用处，只有他们间可以造成对方的伤害。

龙神正欲乘机解决已滚跌地上的金指三，风声从后迫来。

他知道若扭头反应，将先机尽失，就势弹起一个空翻，在头向地脚向天的倒视里，恰好看到手背和膝头淌著血的黑煞，手持一条地上拾来长达十多尺长的大铁枝，正向他插来，若给他插正，即使以他变成龙神后全身长出硬甲的身体，他肯定也会被洞穿而过。

龙神长啸一声，硬生在虚空里再来一个翻身，升高了两尺许，铁枝在脚底插过，可谓险差毫厘。

黑煞凶性大发，见一刺刺空，猛地抽回铁枝，欲进行第二下急刺，那知龙神一个跟头翻下，恰好踏在抽回的铁枝尽端，黑煞竟将大敌拉往自己的一方。

黑煞大惊失色，弃去铁枝，向后退去。

龙神如影附形，身后鳞甲披风腊腊飞舞下，借铁枝一蹬之力，大鸟般凌空飞来。

黑煞眼前一黑。脸门中了一脚，整个人被无情大力踢得滚飞开去。

甫接触金指三和黑煞两人已一败涂地。

这时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间，西方漆黑的星空衬托下，一弯新月洒下微芒的金黄色光，份外动人。

龙神这时全身掠过一阵剧痛，使他身形一滞，心中凜然，这是附在体上女娲能量接近尾声的现象，当潜藏大地的女娲元灵与他血肉之躯结合时，庞大无匹的能量将他整个身体和衣服的物质改变，物质的分子组合也因而变化，使他体外盖上一层层坚若精钢的鳞甲，特别由肩膊延长出来披风似的鳞皮，更蕴含著雄强无匹的能量，造成力场似的强力能，不但能抵挡强烈的爆破力，还是件灵动自如的犀利武器，不过当变成龙神，又或由龙神变回凡人时，分子内质子电子的组合改变，都会使他受到很大的苦楚，这阵剧痛正是他要由龙神变回凡人的先兆。

龙神眼中光芒电闪，杀机大起，他必须在变回凡人前干掉眼前这两个

被击倒地上，暂无还手之力的凶人。

这个念头才升起，他的身体已跃离地面，往最近的黑煞扑去。

能量从身体流往向黑煞踏出的一脚，毫不留情的一击。

眼看要黑煞头盖踏个粉碎，背后异变已起，最先是细微的衣袖和金属片飘飞的声音在后方远处响起，刹那间风声变成了铺天盖地的激响，劲风压来，显示有异物正凌空以惊人的高速迫来。

龙神心下骇然，放弃了对黑煞的狂攻，猛然掠过黑煞，左脚顺势踏在黑煞前胸，令他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呼，再一蹬弹起，箭矢般往前方飞去。

背后来袭者的速度比他更快，他才蹬前，对方已迫临身后。

龙神运集全力，鳞皮披风向后抛拂而去，这一下是可将一堵墙拂倒。

“蓬”！

龙神披风拂正对方。

“轰”！

就像两道电光撞在一起，龙神身后爆起一团蓝白的光焰，两股无坚不摧的能量交击下，生出有如山洪爆发的力量，龙神整个人断线风筝般被抛往前方。

身后衣袖腊腊，偷袭者彩蝶般飘飞开去，一团金光冉冉落在龙神身后远处。

龙神落地后踉跄两步，回头一望，心神大震。

在月色下，一身量苗条修长，眉目如画的古装美女，盈盈卓立，身上金箔缀成的袍服在夜风中腊腊铿锵作响，飞舞飘扬，煞是好看，又有种说不出的诡异，她斜飞入鬓的凤目，闪射著清冷的光芒，尤其使人惊心。

龙神叫道：“武则天！”

武则天盯著龙神一言不发，闪电般的眼神燃烧著千万年计岁月也消不了的仇恨。

武则天缓缓升起，凝定在离地三尺的虚空中，活像脚踏著无形的台子，衣袍和金属片飞扬得更急剧了。

龙神知道武则天正凝聚著邪异的能量，准备对他施展惊天泣鬼的一击，刚想先发制人，忽感一阵力竭，第二轮剧痛掠遍全身。

龙神心中狂叫道：“女娲！支持下去，这是生死存亡的时刻。”

武则天缓缓移近，两只纤美晶莹有若白雪的手伸出作抓状，向著他一合一张，空气中立现响起“嗤！嗤！”的气流激动磨擦的尖音，可见其爪之威。

龙神转身向后飚逃，大鸟般掠往一堆废物的顶端，再一蹬跳上了废弃货仓高达十七、八尺的仓顶，只要掠过仓顶，他便可逃进仓顶后的密林里，那时要打要逃，胜算都比现在的恶劣处境好得多。

眼看将要成功，脚跟处一紧。

龙神骇然下望，只见长满硬甲的脚跟处缠著一条金箔长带，跟著一股无可抗拒的拉力从带上发出，整个人硬生生给拉下仓顶，向后倒跌回去。

龙神心中叫糟，背后已中了一下重击，将他击得向前飞去，“轰隆轰隆”，龙神撞破了仓库木封的门口，跌进了漆黑的仓库内部，也不知压断了多少仓内的木板杂物，最后掉在仓里冰冷的水泥地上。

身后衣袖风声，武则天跟进仓内。

龙神就地滚开。避过了武则天另一下重击。

龙神一咬牙，勉力提起力量，借背著地之力，双脚飞起。

“砰”！

这两脚先后踢中武则天的小腹和高耸的胸脯，可惜龙神体内的能量已是强弩之末，武则天踉跄退了四、五步，又迫了回来。

“嘎”！

龙神左面一阵剧痛，武则天的衣袖将他拂得向一旁翻滚开去，直到撞在一堆废铁上，势子才止下来。

另一阵剧痛流过全身，龙神骇然下感到身上的硬甲开始空气般在溶解著变回皮肤及衣物。

女娲的能量逐渐离开他。

风声迫来。

龙神狂叫一声，奋起余力，借腰劲弹了起来。

“呀”！

武则天一手抓来，龙神避之不及，胸前立现五道深可见骨的血痕，跟著武则天衣袖一拂，龙神立时打著转撞在仓壁上，眼耳口鼻同时溢出血丝来。

武则天一直到现在仍未发出半点人的声音来，不过她眼中的邪恶光芒却愈来愈炽烈，她虽是人的形相，却是另一层次宇宙的生物，是魔王留下来的神秘异物。

龙神护身龙甲一块块奇迹似地消失，似龙非龙的头面逐渐回复龙飞的模样。

武则天一步一步再向他迫来。

龙神自知必死，狂喊一声，向前冲出，一拳向武则天喉咙击去。

武则天一指击出，点正龙神拳头上。

龙神“蓬！”一声向后倒跌，“轰”！撞穿了仓库对著门那面残旧的墙壁，跌出了仓库之外。

破洞立时射进黎明的白光，恰好照在冲前追击的武则天脸上。

奇异的事发生了，武则天全身一震，蓦地退后，像对黎明的光芒有极大的畏惧。

站在仓里阴暗处的武则天，眼中的电芒逐渐减弱，娇躯摇摇欲坠。

“砰”！一个人抢了进来，步履踉跄，原来是受了重伤的金指三，黑煞跟著扑了进来。

金指三叫道：“她怕日光。”

黑煞抢前，刚好扶著她软跌的身体。

金指三望向龙神撞穿的破洞，心有余悸，他不知龙神已变回凡人，还以为武则天也奈何不了他，心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叫道：“走！”

两人抱著武则天，仓忙去了。

变回凡人的龙飞一身伤痕，躺在仓库后的草丛里，全身乏力。

天色渐白。

一个人影出现。

龙飞吓了一跳，一看下原来是美丽的女公爵丽嘉。

丽嘉一面惊容，赶上来俯身道：“天！是那个死人将你伤成那个样子。”

龙飞裂嘴苦笑道：“当然是个死人！”

第九章 远赴西藏

龙飞悠然地坐在小酒店的露台上，酒店在一个小山丘上，这个角度恰好可以看到尼泊尔这个小城镇的全景。

简陋而有风格的石屋，疏落有致地在酒店四周由聚集而逐渐散布往四周的山区去，有种音乐般的动人神韵。

灰白、白色，间中点缀著泥红的建筑物，和在远方隆起的喜马拉雅山，是如此地水乳交融般的谐协，任何想改变这情景的力量都只会引起人的反感。

轻碎的脚步声从木桩楼梯传来。酒店的所有楼梯都是水泥造的，只有这条独上他们房间的后楼梯是木的。

丽嘉由三天前他们住进这景致怡人的酒店后，每次上楼都是用房后的木楼梯。

“啪”！后门打了开来。

一股愉悦泉水般从心眼涌起，龙飞转头后望，恰好捕捉到女公爵闪著阳光的俏脸。她这几天束起了秀发，潇洒轻盈地散垂下，像挂瀑般充盈著动力和生机，青春的气息汇成不可抗拒的魅力洪流，掩没了龙飞心灵的大地。

“嗨！你看我买了甚么东西，今天让我弄一餐给你尝尝。”

龙飞皱眉看著她手上拿著大大小小各类不知名的蔬果杂货，道：“你懂得弄这些鬼东西吗？”

丽嘉耸肩道：“横竖无所事事，找你来作我实验的白老鼠不是正好吗。”行云流水般转进了与房间比邻的小厨房里去。

龙飞听著厨房里传出各式各样的声音，心中充盈著安静幸福，假设自己不是龙神，又或魔王并没有留下能毁灭人类的左手，一切是多么幸福和完美。

丽嘉探头出来叫道：“还有一个好消息……”顿了一顿，看到龙飞注意的模样，才抿嘴一笑道：“我订到了往西藏的机票。”

龙飞呆了一呆，连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这是否一个好消息。他转回身去，俯瞰著阳光漫照下闪闪生光的近处城镇、远处山区的动人美景，心神又回到一星期前遭遇武则天的情景。

纤手按在他宽阔的肩膊上，丽嘉温柔的软语在耳边响起道：“你的伤怎么样了？”

龙飞反按著她的手背，感激地道：“好得多了，若不是你，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丽嘉在他身侧的椅子坐下，轻声道：“你是为了我去引开他们才受伤，感激的应该是我才对，除了兰修女外，你是个真心对我好的人。”

龙飞不自觉地两手紧握著她纤柔的手，道：“也亏了你，我才能如此顺利地坐渔船偷渡往菲律宾，再飞来了这里。你真是有办法。”

丽嘉抿嘴一笑道：“和金指三这类人交手，不预先安排一、两条逃路怎成，凑巧下才帮上了你，不过逃走的过程似乎过份顺利了一点，以金指三的惊人黑势力，确不易逃出他的封锁。”

龙飞道：“可能他受的伤比我还要严重，群龙无首下，给我们轻易逃掉，而且你布下的逃走路线，也应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丽嘉还想说甚么，忽地俏脸一红道：“我的手。”

龙飞愕然道：“你的手！”这才省悟到自己紧拿著人家姑娘的手不放，还抚抚捏捏，爱不惜手。

丽嘉轻把左手抽回。

龙飞看见她尾指处套著的阔边银指环，猛地想起一个疑团，问道：“你的指环究竟有什么特别，金指三连你的赌城也可以不要，却向你索这个指环。”

丽嘉脸上闪过奇异的神色，避开龙飞的眼光道：“不要问，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龙飞愕然道：“包括你的丈夫在内。”

丽嘉俏脸一红道：“我还没有丈夫，将来也不会有。”

龙飞微笑道：“过了今晚再说。”

在单筒望远镜下，只可隐约看到露台上的龙飞和女公爵丽嘉，这处距离他们的小酒店足有两至三哩的距离，是另一个遥遥相对的山头上一所孤零零的房子。

金指三放下单筒望远镜，习惯地舐舐下唇，嘴角拉开一丝充满残酷的笑意，他看来一点伤痕也没有，体内的奇异邪恶力量使他迅速复原过来。

他转身望向厅内的大木箱，内里的武则天一点动静也没有，那天她受龙飞转化成龙神的感召，出击龙飞后，便回复沉睡的状态，直到抵达这间在尼泊尔的别墅。

坐在高背椅的武夫脸容有若岩石，一点看不出他的感受，静坐一角的黑煞被遮阳镜掩盖了上半边脸孔，亦像进入了冬眠的状态，假设不是他的胸口微微起伏，真像是个失去生命的僵尸。

厅内一片死寂。

金指三踏进厅里，绕著厅心武则天的灵柩走了一个圈子，最后在木箱的一端停了下来，伸出左手，在盖子上温柔地抚摸著，食指的恐怖怪头指环闪闪生光。

屋外的世界虽是阳光漫天，屋内却是奇异地阴寒和冰冷，一种邪恶的灰暗。

手磨擦著木盖发出“沙沙”的异响，像毒蛇爬行时发出的声音。

武夫冷冷道：“不要骚扰她。”

金指三闷哼一声道：“她像死去了一样，怎能骚扰她。”手还是停了下来，屋内回复了先前的死寂。

武夫道：“死的只是她的身体，她的精神仍潜藏不灭，经过千多年密藏在陵墓里的生涯，她的肉身已变成至阴至寒的能量体，所以一遇日光，能量便像冰般在阳光下溶解，不过不用担心，只要找到主人的宝刀，她便会回复过来，那也是龙神的死期。”

听到龙神的名字，黑煞冷哼一声，透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仇恨。

“叮叮！”

门声响起。

门开。

那脸容凄苦，时常守在武夫背后的老人闪闪缩缩地走进来，似乎对屋

内三人有极大的恐惧。

三对凌厉的眼光集中在他的身上。

老人垂头道：“他们订了两张明天到西藏的机票。”

三人霍然神动。

武夫站了起来，负著双手，缓缓走动。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马首是瞻。这被认为世上最富有的人，确有其不怒而威的慑人气度。

武夫停了下来，环视众人，沉声道：“他们往天脚底去，我们便去天脚底，若我估计不错，主人的刀应该在西藏某一隐秘地点。让龙神带我们去那里。”

金指三眼中射出兴奋和狂热的光芒，呼吸也急速起来。

黑煞霍地站起来，他身长六尺开外，便像一枝标枪忽地竖立，份外有气势。

金指三道：“女公爵怎办，难道我们任她随龙飞而去？武夫喉咙微响，忽地仰天狂笑起来，笑声止下，冷冷道：“豺狼便是豺狼，不会变成驯良的羔羊，那是不可移的本性，让她去吧！主人的回来在千万年前已注定了的，没有任何人能加以改变。哈……”

黑煞和金指三跟著狂笑起来。

只有那老者垂下了头，但眼中却闪著疯狂兴奋的神采。

夜凉如水。

龙飞石像般坐在露台的躺椅上，遥望高耸入云的希穆朗玛峰，思潮却在心海内激荡。

事情到了要解决的时刻，虽然他仍不知道“魔王留下来的左手”代表甚么，但肯定必与金指三、武则天和那黑人有关系。

心神回到自己奇异的生命里，那是任何想像力也难以捕捉和占据的领土。

在十八岁以前他像其他的孩子般生活着，富裕的家庭，疼爱他的父母，忽然的一场怪病，令他整个人生天翻地覆地改变过来。

连续七天发著高烧，药石无灵，至美和至邪恶的视象，惊涛骇浪般冲击着他心灵的堡垒，他听到一个来自大地至深处的柔美女声，呼唤“龙神”的名字，前生千百世的回忆，以他难以辨认的模样一重又一重地涌上他心灵的崖岸，在他以为自己陷于神经错乱的崩溃边缘，在医生们束手无策下，他霍然而愈。

大家都为他高兴时，龙飞已知道自己再不是以前的自己。

他背负著一个与能毁灭人类的邪恶力量抗争的使命。

他梦到了西藏寺庙里一把奇怪的刀，梦到了小活佛的笑脸，所以当 he 最后终于到了西藏，在神庙中遇到了小活佛时，他使知这已是注定了的事，就像沙滩上每粒沙，我们顶上的每条头发，每粒每条的命运也注定了一样。

一九九九年恐怖大王自天而降，是否也是注定了不能逆转的命运？

他很快便会知道答案。

邻室的女公爵传来细碎的声响，显示这美女也像他那样不能成眠。

露台外清风徐来，天空中星罗棋布，散发著蓝白光芒的天狼星在猎户座下睥睨得意，有种说不出的骄傲，壮丽的星夜使人心神震撼，不能自己。

时间的长河以一种人难以理解的方式，退后和延伸往过去和将来无限

的深处，而生命只是电光石火的发生，在宇宙的一眨眼下烟消云散，了无痕迹。

龙飞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门响。

丽嘉的脚步声轻盈地接近。

龙飞道：“你睡不著吗？”

丽嘉越过他来到露台的栏杆旁，凭栏仰望高原上清晰得不食人间烟火的星空，似此星辰，扣人心弦。

龙飞嗅到丽嘉浴后的体香，心神皆醉。

丽嘉低柔地道：“我时常都在想，我的故乡并不是这地球，而是天上某一颗星宿，某一永恒的处所。”

龙飞眼上透出悲哀的神色道：“星体的寿命或者比人类的历史千万倍地长久，但仍有起始生灭，只有虚空才永恒不变，那才是宇宙永恒的本质，有『存在』便有湮灭，虚空是一种不存在的『存在』。”

丽嘉打了个寒噤，忽然间找不到任何言语。

龙飞道：“生命只像一个涟漪，当她以为自己在扩阔时岂知正是尾声先兆。”

丽嘉转过身来，明亮深远的眸子深深凝进龙飞的眼目里，以耳语的声音道：“那生命究竟是为了甚么？”

龙飞苦笑道：“生命并不为甚么，人类可以构思任何伟大的目的，可是那并不与生命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丽嘉道：“那为何我们不去自杀？”

龙飞淡淡一笑道：“生命本身自有一股令我们活下去的力量，使人类不为甚么，或为了甚么而活下去。生命的目的，或者正是要找寻生命的目的。”

丽嘉美丽的双目眨动着动人的神采，与龙飞的眼神锁在一起，难舍难离，两人这十多天来虽出生入死，但从没有感到像此时此地的接近。

丽嘉柔声道：“你真是只可怖的魔鬼。”

龙飞吓了一跳道：“你说甚么？”

丽嘉毫不犹豫地道：“我说你是魔鬼，只有魔鬼才可以诱惑人说出她深藏的心事，你知道嘛！我从来没有和人说这么私人的感受，即使对著兰修女我也不说，但你！我却像在前生已有难以分割的连系和深交。”

龙飞心中掀起难以言喻的颤动，道：“是恨还是爱。”

丽嘉垂头呢喃道：“我也不知道，我心中有两个声音，一个叫我离开你，甚至伤害你；另一个却叫我接受你，亲近你。”

龙飞正容道：“现在那个声音大一点。”

丽嘉脸飞红霞，嗔道：“不和你说了，真是魔鬼。”

龙飞见她娇羞下明艳不可方物，怦然心动，笑道：“你才是魔鬼。”

丽嘉愕然道：“甚么？”

龙飞道：“若非魔鬼，为何令我这男人不能自制，想著犯罪的勾当。”

丽嘉俏脸更红。

龙飞站起身来，略一移前，已把丽嘉玲珑浮突的身体迫在栏杆之上，身不由己地将这美丽的尤物挤压著，心中泛起抵死缠绵的感觉。

丽嘉全身一阵阵剧烈抖震，忽地用力要将龙飞推开，龙飞猛舒猿臂，将她搂入怀里。丽嘉还要挣扎，抬起头来刚好接触到龙飞深情的眼神，全身

一软，忘记了挣扎，忘记了自己，当龙飞充满强烈男性气息的唇印封在她娇艳欲滴的红唇时，她连美丽的星空也忘记了。

她想起的是另一个美丽的天地，一个自小也拒绝去憧憬的世界，那处的天上白云飘舞，小桥下河水蜿蜒而流。

龙飞离开了她的红唇，眼神却没有丝毫离开她的俏脸，即使是眨眼的刹那。

丽嘉俏脸埋在他的颈项处，身子死命挤进龙飞怀里，娇喘细细地道：“你是第一个碰我和吻我的男人。”

龙飞只觉自己已拥著了全世界，快乐像洪水般淹没了心灵的国土，柔声道：“我们不应错过这样美丽的星夜，是嘛！”

丽嘉扭动身子，“嗯”了一声，也不知是同意或反对。

“呀”！

龙飞在丽嘉抗议前，已将她拦腰抱起。

在这高原上的小酒店里，一时春色无边。

流星画过深黑的夜空。

在亘古长存的永恒里闪过令人难忘的一瞬。

同一时间在离开他们数哩外那所孤零零的房子里，金指三、黑煞分别坐在两个角落，而那满脸凄苦的老者则和武夫坐在厅的正中，武则天的灵柩旁。

武夫猛地露出奇怪的神色，眼中闪动著疯狂的光芒。

金指三和黑煞两人愕然望向他。

那凄苦老者伸手在他肩膀上按摩著，沉声道：“忍耐一点，很快便过去了。”

武夫仰头张口，喉咙处发出野兽般的痛苦呻吟。

老者道：“你是众人的脑袋，身体传来的痛苦，你一定要忍受，尤其成功已有一半被握在手里。”

金指三和黑煞两人露出不解的神色，显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在这生他们失去了很多前世的回忆，使他们记忆中充满了空白的部分。

武夫咬牙切齿地叫道：“她竟然和他合体交欢，使她的能量流往他处。”

老者道：“但龙神的力量也流往她处，忍耐点，一切很快便会过去。”

武夫忽地全身颤抖起来，口中发出低吟。

“呀”！

武夫捧著头，像闪电正殛过他的神经。

老者按摩得更急了，眼中闪烁著与武夫同样的狂热和恨意。

黑煞道：“老大怎么了。”

金指三冷然道：“他的头痛是老毛病，经过了数千年，仍不时发作。”

黑煞似懂非懂地“嗯”了一声，再没有追问下去，除了杀死龙神外，其他的他都不关心。

美丽的星夜逐渐被不知何方飘来的乌云遮盖，临天亮前高原上下了一场小雨，雨声淅沥，寒气夹在水气中川流而来，使人睡得份外香甜。

龙飞被一下尖叫惊醒。

猛然弹起身来。

尖叫来自丽嘉的樱唇，她双目紧闭，脸上露出惊惧的神情，汗珠在发际间隐现，心神被某一个噩梦紧紧拉抓著，光滑晶莹的玉臂露在被外，还可

见一大截雪白粉嫩的酥胸。

龙飞怜惜地侧身将她纳入怀里，嘴唇雨点般落到她弹指得破的俏脸上。

丽嘉全身一阵抖震，茫然张开眼来。

龙飞道：“我的小宝贝，不用怕，一切都过去了，那只是一个梦。”

丽嘉呻吟一声，躲进龙飞的怀抱里。

龙飞道：“你梦到了甚么？”

丽嘉颤声道：“我梦到了一把刀，它在叫我的名字。”

龙飞心神一震，道：“甚么？”

丽嘉道：“不要再问，求求你，和我造爱，我……我爱你。”

两人再次攀上灵欲交融的极峰。

第十章 通世灌顶大法

吉普车沿著山路往上爬升，这个位置隐约可见心腰处巍峨耸立的神庙，沿路不时见到缓步而行的朝圣者，他们每走一段路，都伏了下来，诚心礼拜。

三年前当龙飞初来这里时，恰好逢著大节日，简陋的公路挤满了藏民，人车争道，热闹非常。

左边是山壁，右边俯瞰层层低去的西藏高原山景，两个小时的机程便将他们从尼泊尔带到喜马拉雅山脉另一边的神秘国土。

年轻的上智僧负责驾车，龙飞和艾丽嘉坐在车厢后座。

吉普车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坐在上智旁的上慧兴奋地别过脸来，向丽嘉道：“丽嘉小姐，疲倦吗？”

丽嘉冷冷地摇头，一点说话的兴趣也没有。

上慧在庙里惯对著戒绝七情六欲的密宗僧侣，对丽嘉的冷寞丝毫不以为意，续道：“这处是西藏的山区，空气稀薄，一般住惯低地的人会很习惯，你的身体一定很好，丝毫不受低气压的影响。”

龙飞插入道：“这几天有没有特别的事。”

驾车的上智眉额掠过忧色，道：“那魔物愈来愈难驯服，真叫人担心，连小活佛也笑不出来，又担心你那边的情形，若不是四天前你在尼泊尔打电话给我们，我看能否支持到今天也是问题。”

丽嘉皱眉倾听，却没说话，她只对龙飞一人有兴趣，眼光不时溜往他处，其他的人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龙飞心想这些事不宜在丽嘉前讨论，闭口不言。

一时吉普车厢陷进不自然的沉默里。

另一架爬山车远远吊著他们的吉普车，这车的车顶上放了个长形大箱，赫然是装载等待复活的武则天灵柩。

车内黑煞和金指三坐前座，武夫和那老者坐后座。

黑煞脸上泛起一个冷酷的微笑，就像见到了到口的猎物，道：“他们的目的地是山上那神庙。”金指三翻阅著手中的地图，沉声道：“那是『大日如来宫』，是龙树菩萨在千多年前亲自建立的。主持的小活佛虽然声名不响，只是因为此人一向低调，在藏人心中他的地位却非常的崇高。”

武夫闷哼一声道：“他当然唯恐人知，因为他正是看管主人宝刀的贼，我要他碎尸万段而死。”

黑煞全身一震，透过车头挡风玻璃凝望著愈来愈接近的大日如来宫，失声道：“我曾经看过这地方。”

其他三人均露出注意的神情。

黑煞道：“那天我抢武则天，接触到她身体时，一个强烈的影像侵进我的神经里，就是这大日如来宫，那红白相间的外墙，中间高起的圆顶主殿，我永远也忘不了。”

金指三眼中燃烧著炽热的神采，道：“当主人回来时，所有龙神的子孙和龙神都会从这世界被铲除去，宇宙就属于我们的了。”

武夫冷冷道：“人类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只能困守在地球这方寸之地，登上了月球，便称自己征服了太空，就像一只蚁，由一粒沙爬往另一粒沙，然后宣布大地是它的。”

金指三道：“只要主人回来，我们便拥有最强大的力量，而龙神的力量已逐渐被大地吸纳，孕育出各式各样的生命，此消彼长下，纵使龙神分裂成的伏羲和女娲，一阳一阴两股残余力量再合起来，也只若螳臂挡车，不堪主人一击，甚至不堪他左手一击之威，哈！”仰天狂笑起来。

黑煞和武夫同时笑了起来，连那老者嘴角也牵出一丝笑意，份外使人感到阴森可怖。

他们虽然是非人类的异物，却盗用了人的形体，所以亦通过“人”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

吉普车在壮丽神庙前空广的场地停下，龙飞一众甫下车，随侍小活佛旁四小藏师另一名的上戒和一位中年藏僧便迎上来道：“龙神，小活佛请你往后殿。”

丽嘉神情一愕，泛起奇异的表情道：“龙神？”似乎这名字刺激起一点她失去了的记忆。

众人只以为她因第一次有人这样称呼龙飞感到奇怪。

龙飞望向丽嘉，正要说话。

上戒躬身道：“丽嘉小姐休息的地方安排在宫旁的净院，这位鸠摩上师会带她往那里去，舟车劳碌，丽嘉小姐休息一会吧！”

丽嘉乍闻要和龙飞分开，不愉地哼一声道：“我是女公爵，不是小姐。”

龙飞知道小活佛见他时不想外人在场，轻拍她肩头道：“我回头便来会你，西藏的山川是世上最动人的地方，包你乐而忘返。”

丽嘉只卖龙飞的账，柔顺地点头，随鸠摩上师去了，看著她动人的背影，龙飞心头充盈著幸福和愉悦，精神一振，只觉自己能应付任何凶险的危难，道：“好！我们去见小活佛。”

在上智，上慧和上戒三人簇拥下，穿过广阔的廊道，从大日如来宫的正殿旁走往后殿去。

步进殿里，龙飞心神一震，想不到眼前竟是这种阵仗。

丽嘉随著鸠摩上师在山上盘绕的小径上走著，一边靠在山壁，另一边俯瞰山下高起低伏，延绵而去的山脉，闪闪金芒，在日照下使人睁不开眼目。

丽嘉心情一舒。

沿路不见人迹，与正殿前络绎不绝的参拜者成一鲜明对比，只有在大节日里，正殿以外的地方才开放给朝圣者。

丽嘉回首望去，只见正殿、中殿、后殿层层高起，气象万千，不知要费多少人力和岁月才能在这空气稀薄的地方，建成如此规模的神庙。

龙飞不知在干甚么？

想到龙飞。俏脸一红，昨晚在小酒店里的缠绵令她初尝男女相爱之乐，自出生以来她便觉得这“人的世界”一无是处，她讨厌人，但遇著这冤家，一切都改变过来，今她感到生命也可以是充实和有趣。以往这只能从赌桌上得到，当别人输掉了毕生的财富时，她就像获得高潮般猛然攀上欢乐的极峰，连她也分不清楚是胜利的效应，抑或是对方的失败和痛苦，给予她快乐。

不过那满足感只是瞬息的闪耀，此后便要待另一局的赌博。在赌桌上，她像猫般玩弄著失败的老鼠。这并没有违背兰修女的教诲，因为赌博是自愿的，总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就像其他所有游戏。

不过没有像赌桌那样剧烈和刺激。

但和龙飞的爱，却是恒久持续，纠缠不休，想起以后能和龙飞携手同游，生命一下子变成充满意义，眼前的景物蓦地玲珑浮突的清晰起来，“真”起来。

前面带路的鸠摩上师转过身来，张手作势。

丽嘉知他不懂英语，顺著他的手势望去，路尽处有个矮树林，掩映间可见一座两层的木构楼房，净院在望了。

大殿内布满喇嘛，最少也有上千人，他们一个圈一个圈地围著殿心一个高起的圆台坐著，将大殿的地上变成个人造大图案，他们动也不动，使人疑惑他们是否睡著了。

高台上小活佛全身法衣，盘膝而生。

香火的气味弥漫全殿。

大殿的墙壁上布满石雕，大小有致，大的石雕高达二十尺，小的只有尺许，壁上每隔数步便燃起烛火，将殿里照得火烘烘的。

“嘎”！

殿门在身后闭上。

龙飞有点猝不及防，想不到“通世灌顶大法”在他一到达便举行，心神转到丽嘉身上，她会等得不耐烦了。

小活佛身旁四小藏师的上定从喇嘛阵中走出来道：“龙神，快来，时间刚好。”

龙飞皱眉道：“希望灌顶不要三日三夜就好了。”

上定微笑道：“那是我们，在你来前我们已三日三夜不停施功，将精神凝聚，举行呼唤天上地下力量的仪式，据活佛说，若在第一轮行功不能将你带进前世，以后成功的机会便微乎其微了。”

龙飞愕然，想了想，大步穿过坐地喇嘛间的空隙，往殿心圆台步去。

这灌顶大法若失败，敌人将永远藏在暗处，失败的可能大大增加。

龙飞缓步踏上圆台，上智等人止步圆台下，盘膝而坐。

龙飞来到小活佛前。

垂帘下视的小活佛猛地张开眼来，眼中闪爆起两团光亮，龙飞知道他经历了三天三夜的冥坐，精神力量凝结，眼光充盈著灵力，故有此异象。

一片嗡声响起，上千喇嘛同时念起经咒。

“叮！叮！”经钟敲起。

从原本落针可闻的寂静，一下子变成祥和肃穆的神圣世界。

小活佛一反平日的嬉笑幽默，严肃地道：“坐下！”

龙飞依言坐下。

一股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他若是一个空广的大池，上千喇嘛便像千百条小溪，将他们的力量灌注进他这大池里。小活佛的声音像从遥远的天外传来道：“人有六识，谓之眼、耳、舌、身、意及阿赖耶。前五识管今世之生老病死，后一识阿赖耶管前生无尽世，今吾等以龙树秘传开顶大法，为你启此灵窍，尔须无思无念，舍今生之障碍，重返前世，切记切记。”

一股热力，在龙飞小腹烧起。

龙飞怵然一惊，千万般念头纷至沓来，一片烦躁，几乎想跳了起来，幸好及时想起活佛的话，立刻排除杂念，潜心默守，三年前当他初到此地时，连续三个月和小活佛在密室里，学习密宗无上秘法，终于成功召唤女娲，变成龙神，这一下摄神守中，心灵立时凝聚。腹中的热力毒蛇般从背后夹脊直冲上玉枕，“轰”！天崩地裂，眼前一黑，已进入一个从未踏足的心灵禁地去。

汗珠从活佛额际流下，刚才龙飞心神惊怵，险些将他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以他为桥梁的千多名喇嘛，已和龙飞的心灵紧锁在一起，若龙飞心神失守，他们将全体进入神经错乱的悲惨世界。

众喇嘛由低念经咒，转而高声诵唱，一时大殿里经诵回环不绝。

史无前例的通世灌顶大法，终于开始。

经过两重楼梯，鸠摩将丽嘉带到三楼一间清幽雅致的房间内。

丽嘉满意地望出窗外，阳光下江山如画。

她忍不住叫道：“真美！”心中首次充满对这世界的爱意，龙飞教懂了她爱是甚么。她想推开窗花，发觉给一个小钢锁锁著。往下望去，楼下有个大檐篷，屋下的空地上放了个奇怪的长形大箱子，透著诡奇之气。

她转过身去，想问一直站在门外的鸠摩上师。蓦然脸色大变。

一个高大的黑人站在鸠摩身后，一手搂著他的胸胁处，另一手扭他的头。

“咔嚓”！

鸠摩连挣扎也来不及，颈骨断折，头颅不自然地垂往一侧。

丽嘉退后一步，撞在窗花上，退无可退，娇喝道：“你是谁？”她的背脊刚巧撞在那小钢锁上，心中一动。

黑煞身后几个人大模斯样走进房来，进至不同的角落。

“砰”！黑煞进房后顺手掩门，挨著门眼中凶光闪闪，上下打量著丽嘉动人的胴体，一向从不接近女色的他，似乎对丽嘉特别有兴趣。

先进来的金指三站在丽嘉右侧，嘿嘿一笑道：“让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老大武夫先生。”

武夫站在房心，有风度地微微一笑。

丽嘉醒起道：“你就是那日本富豪，原来只是个比其他贼高一点的另一个贼。”这句连金指三也骂在一起。不知怎的，虽落在重重围困里，她却丝毫不惧，好像这几名凶人并不会伤害她的样子。

她的左手放在背后，尝试著扭开锁著窗花的小钢锁，自小她的力量已比一般男孩子大得多，曾将几个想欺负她的男孩打得骨折腿断，不成人形。

金指三悠闲地指著黑煞道：“这是黑煞，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要杀的人从没有人活得了。”

丽嘉小道：“龙飞又如何，还不是活得好好地。”不过却没说出来，身

后的钢锁已松动了一点。她绝不可给对方发觉。

金指三续道：“武大先生身后的是木深医生，老大的头痛，就靠他的妙手银针治理。”

丽嘉道：“这和我有甚么关系。”

武夫威严的声音接入道：“关系大得很，还有一位在外面，只要你扭头一看，便可见到她。”

丽嘉愕然，犹豫了半刻，肯定对方不会乘势出手，才迅速转头一瞥，又即回过头来，冷冷道：“屋下只有一个大箱子，人影也没有。”

金指三仰天长笑道：“箱中便是我第五位要介绍给你的朋友，曾贵为皇帝的武则天，她现在熟睡了，不过很快便会醒过来。”

丽嘉心中乱成一片，喝道：“你胡说甚么？”隐隐中却感到对方说的全部属实，事情是注定了和应该是这样的。

武夫道：“我们这次来，是想看一样东西。”

黑煞不耐烦地道：“拿出你的左手来。”

丽嘉惊得魂飞魄散，僵在那里，停止了扭锁的轻微动作，难道这竟给黑煞看穿了。

金指三忽地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举起左手，再用右手将套在食指那半人半兽的怪指环脱了出来。

指环脱去。

只见原本套指环的部份，有一道鲜红的线，绕指而过，就像另一只指环，只不过这红指环是天生的，并不能除下。

丽嘉的反应更奇怪，全身一震，露出难以相信的神色，脸上的血色一下退尽，像死人般苍白，颤动的唇喃喃道：“不！这不是真的。”

金指三等一点也不奇怪她的剧烈反应。

黑煞举起左手中指，原来他早脱下那大钻戒，中指处赫然是另一道红线，只不过金指三在食指，他却在中指。

武夫冷笑一声，脱下戴在拇指的玉班指，另一道血线圈映入丽嘉的眼目。

丽嘉尖叫一声，像要从噩梦中挣扎醒来那样，恰好那老者木深医生举起左掌，向她显示掌心一个鲜红的血线圈。

武夫长笑道：“还有武则天，她的血痕在左手无名指处，那也是太阳指，所以她将自己改名为『照』，正是太阳当空之义。”

丽嘉无力地道：“我不明白你在说甚么？”

木深踏前一步，眼中射出前所未有的厉芒，阴阴地道：“我亲爱的丽嘉女公爵，你是只迷途的羔羊，现在是返回正路的时候了。”

丽嘉摇头道：“这不是真的。”眼泪从眼角渗出来，变成一粒粒晶莹的泪珠。

木深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六个人都是来自同一的根源，所以主人才以无上力量，在我们的手留下了千百世也不能消除的印记，让我们凭此在某一时间联合起来，抢回失去的宝刀，那并不是俗世的凡品，而是蕴藏著这个时空也从未曾拥有过的力量，人类制造刀剑，只是因他们遗存因子里藏有对主人宝刀的前世记忆，才东施效颦，模仿而成的劣品。当我们结合在一起，杀死龙神，便可助主人打破以五色石封闭的时空之门，将全人类彻底毁灭。”

丽嘉尖叫道：“不要再说，我不想听。”

一向沉默被动的木深步步进迫道：“你不想听，但真正的你却在留心听著，我已很老了，为了应付肉身的死亡，我消耗了很多的能量，自千多年前开始，我便不断在找你们，武则天临歿时便是我以超凡的医学使她进入类似冬眠的不死状态，跟著我找到武夫、金指三、黑煞，现在则是你，脱下你尾指的指环吧！你知道我不是在说谎，是吗？”

丽嘉看著他满脸凄苦的皱纹，每一条都拥有令人难以抗拒的说服力。

黑煞抢前道：“让我来给她脱。”

丽嘉尖叫一声，一脚飞出，当胸踢向黑煞。

黑煞略往后移，避过一脚。

丽嘉狂叫一声，转身左手全力一扭。

“啪”！

钢锁断开。

金指三等同时大喝，向她扑去。

丽嘉侧肩飞撞，整个人冲开窗花，往下堕去。

众凶魔扑至窗前，刚好见到丽嘉跌在檐篷上，再一个倒翻落在载著武则天的大木箱上，灵巧弹起往大日如来宫奔去。

木森止着要追去的众凶道：“不要追，她是持刀的左手，只有她才能找到宝刀，使我们再次结合。”

天地旋转。

龙飞感到整个人、整个灵魂也在旋转。

殿里的小活佛和喇嘛，诵唱梵音，逐渐远退，终于彻底消失。

忽然间他感到没有了肉身，没有了重量；没有了眼，却看到了所有东西；没有了耳，却听到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异响。他感到时空无穷无尽地延伸，不再囿限在某一时空内，某一宇宙内。

宇宙和宇宙互相连结而又隔离。假设整个我们所处无有尽极的宇宙只是一个孤岛，那就有前后上下左右无数的孤岛。

星晨在漆黑的夜空闪烁著光芒，星云星团在恒久不变的虚空中起始生灭。

“蓬”！

他的心神以螺旋形的情态旋转而下，每一个旋转，心神都大幅度地收容，“哇”一声，他哭叫起来，原来变成了一个婴儿，跟著感到重回母体的子宫里，母体内各种奇怪的声音，心跳声、脉搏声、腹部消化食物的运动声、血液循环、呼吸声交织成一幅最动人的生命乐章。当他还在留恋时，心神再变，变成了一位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上将，军队在他的指挥下向敌人坚强的滩头阵地进击。

盟军在登陆诺曼第。

当他省悟到死对头正是希特勒时，眼前天地再转，他高踞马上，看著以千万计的蒙古铁骑，潮水般向他涌来，他一握剑柄，决意死战，大丈夫马革里尸，死亦何憾，一股热血直涌上头。

景物迁移，他穿著长袍在古希腊的大宫殿中，向著帝星将相，讲授他的哲学，心中充盈著和平安详。

千百世的回忆，刹那间一一掠过心头。

蓦地他再次高踞马上，一个狰狞丑恶的战士正在己方大军重围的核心处垂死挣扎，五条粗索分别缚在他的头和四肢上，由手下五名大将骑马拉扯。

五马分尸。

龙飞全身一震，失去的前世记忆倒卷而回。

他整个心神由黄帝的肉体扯了出来，在空中俯视著发生的一切，当蚩尤被五马分尸时，那头颅高喊“我要回来”，龙飞也狂叫起来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丽嘉在寂静无人的山径狂奔，她很想找上一个人问问，龙飞在那里？可是所有喇嘛都集中到后殿去，教她能找谁？

她的速度很快，换了常人，在西藏空气稀薄的山头这样奔跑，早已缺氧晕倒，她却像完全不受这影响。

她很快来到原先的起点，吉普车还停在那里。

她的心乱成一片，一心只想找到龙飞，他现在成了怒海中的浮木，只有抓著浮木才有一点生机。

她茫然往正殿奔去，无视朝圣者骇然望著她的眼光，殿内虽有很多人，不过一望便知不是小活佛见龙飞的地方。她绕过大日如来像，从正殿后门奔下石阶，跳过请勿内进的拦绳，往中殿奔进去。

中殿渺无一人，当她正要赶往后殿时，忽地全身一震，停了下来。

她听到一个声音，一个呼唤她的声音。

“丽嘉！丽嘉！”

那声音她虽是第一次听到，但却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就像见到龙飞，虽是初遇，但已若相识了千百世般。

中殿静如鬼域。

丽嘉呆了半晌，断定这只是自己的错觉，刚冲前两步。

“丽嘉！”

丽嘉愕然止步，这次的呼唤更清楚，她甚至感到那声音来自地下，她的脚下。

“喇……”

殿心正中一块地板先下陷，再移往一旁，露出一道长长的石阶，往下伸去，漆黑一片。

丽嘉心中兴起一股强烈的欲望，往下去的欲望。

她全身颤抖，泪珠从眼角流下，可是脚步却不由自主朝地道的入口走去。

龙飞猛地张开眼来，不断喘气，汗水湿透了衣衫。

殿内一片死寂。

千百对眼睛一齐集中到他身上。

小活佛道：“你明白了甚么？”

龙飞深吸一口气道：“我明白了魔王的左手是甚么。”

他闭上眼睛，竭力平复经历前世的惊人经验。

众人耐心地等待著。

为了人类的前途等待著。

龙飞缓缓道：“在以亿计的岁月前，在另一时空的两种生物，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决斗，一面是龙神，另一方是魔王，而只有龙神拥有超越时空的力量，当他落在下风时，便藉这力量来到我们这宇宙里，岂知魔王衔尾追来，凭著龙神穿破时空留下的通道，也来到这宇宙里。”

众人默默听著这惊心动魄的叙述，只有龙飞的声音在殿内回响震动。

龙飞睁开眼睛，光芒闪动，续道：“龙神和魔王再次决战，幸好魔王在这宇宙的速率影响下，能量大幅减退，龙神振起神威，将魔王持剑的左手斩断，但同时亦给魔王劈作两半。”

众人一阵轻吟，为龙神感叹。

龙飞道：“无论龙神或魔王，均拥有分裂和再生的力量，龙神分裂后变成一阴一阳，也是女娲和伏羲。而女娲凭藉后世称之为『五色石』的奇异能量，将魔王轰回原来的宇宙，或者所谓的异次元宇宙去，再封补了来往两个宇宙间的通道，于是魔王再不能回来，但问题是他留下了被斩断的持刀左手。”

“龙神分裂后的女娲和伏羲拣选了一颗星球，与之结合，于是这星球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孕育出各式各样的生命，最后进化成人类，而女娲因耗尽了能量，只能藉身体的分裂变成生命，而自己便再不能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伏羲则不断轮回，不断为人类的前途奋战，与魔王留下的左手斗争，只要那左手蓄得足够的能量，便能破开宇宙，让另一宇宙的魔王回来。”

小活佛道：“魔王的左手在那里？”

龙飞道：“魔王的左手第一次出现是蚩尤，但却给伏羲转世成的黄帝五马分尸，可惜魔王分裂再生的能力并没有失去，虽然能量损失严重，但蚩尤身体每一个部分，包括头、四肢、身体，都化成历史上不同的魔头，肆虐人间，可是每次轮回，都令他们失去一点记忆，以至乎他们间也不知谁是来自左手的魔物。”

小活佛道：“他们现在的情形怎样？”

终于问到最关键性的问题。

第十一章 正邪对决

丽嘉的美目在黑漆的梯阶闪著奇异的光芒。

石阶下是另一条地道，尽处是一道大铁门，门旁亮著了两盏红灯，诡异难言。

铁门上有个大铁锁，丽嘉伸手拉扯了几下，铁锁撞著铁门，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在地下通道鸣叫回响。

丽嘉感到一阵软弱，无力跪坐地上，望著大铁门。

里面会是甚么？她不知道，但却知道叫唤她的声音是来自门内。

“噠噠噠！”

大门锁摇晃起来。

这奇异的怪事落在丽嘉的眼里，却一点也引不起她的惊奇，她像是知道这会发生，缓缓站了起来。

“啪”！

门锁断开掉下。

大门像给一对无形的手推著，向内掩了进去。

门内赫然是囚困魔刀的地殿，殿壁亮著了与殿门旁同款式的一排红灯，将地殿沐浴在令人恐怖的红光里。

丽嘉将失去了魂魄的躯壳，茫然步入地殿，通过往坛城核心的走道，来至大日如来像下，眼光望向大日如来像手中托著的水晶罩子，和内里的魔刀。

一看见魔刀，她的眼光再也移不开。

魔刀颤动起来，发出一下接一下清响。

丽嘉感到燥热在心中澎湃著，一股强烈的渴望涌流全身每一条神经。

她要将魔刀拿在手中。

龙飞沉吟片晌，道：“魔王的左手变成蚩尤时，拇指变成头颅，食指是右脚，中指是左脚，无名指是右手，尾指是左手，掌心变成蚩尤的身体。所以当五马分尸时，头、四肢和裂跌的身体残余共变成六个魔头，但无论怎样轮回，他们的身体都有一个胎印，就是左手相应的手指有一道绕指而过的红线……”

龙飞脸色忽地刷白，他想到一个很可怖的可能性。

众人愕然望向他。

小活佛道：“甚么事？”

丽嘉伸手拿著压在水晶罩上的羊皮血符，内心翻起滔天巨浪。

魔刀在罩内动得更厉害了，鼓舞欢欣。

一个庞大的声音在丽嘉的心灵内叫著：“揭开它！揭开它！”

另一些影像在心中闪过，是兰修女和龙飞，他们都在恳求她不要这样做，这个世界需要的是爱，而不是仇恨。

丽嘉尖叫一声，一把揭下了血符，小活佛拚却十世修行施下的血符。

同一时间活佛惨叫一声，整个人抛跌向后，在空中已喷出了一口鲜血。

众人骇然大震。

龙飞扑上前去。

小活佛脸如金纸，沙哑著声音叫道：“快！到地殿去，有人揭开了血符。”

丽嘉不断将贴在罩上的历代符咒揭起撕下，魔刀动得更厉害了。

“轰”！

水晶单子爆成一天碎粉。

魔刀发出万道红光，缓缓升起。

丽嘉如被催眠，跪了下来，脱下左手尾指的戒指，露出血线胎印。

她一对清澈的美目，如今却被血光代替。

“蓬”！

木盖子弹上半空，炸成碎粉。

武则天升了起来，两眼变成血红，接著缓缓移向大日如来宫。

在木箱旁武夫等四魔的眼睛也转成闪闪红芒，追著武则天而去。

魔王的左手终于复合，没有人可以估测到会发生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众喇嘛一齐用力，要将殿门推开，但却似乎有股相反的力量，将门顶住。

龙飞排开众人，来至门前。

连上智等也加进推门的大队里。

殿门一寸才地移开。

“呼”！狂风卷进，将众喇嘛吹得衣衫腊腊，眼目难睁，烛火熄灭。

风沙夹在狂风中打来，使人呼吸不畅。

有人骇然叫道：“发生了甚么事？”

殿门在千辛万苦下，露出了可容人过的空隙。

龙飞一个闪身出去。

“轰”！惊人的狂风将门再次合上。

龙飞逆著卷人欲去、狂无定向的暴风，往中殿挤去。

“砰”！

一幅大横匾受不住风，掉了下来，在龙飞左侧炸成碎片。

天上乌云密布。

龙飞历尽艰辛，终于来至中殿。

通往地殿的地道毫无保留地开著。

龙飞扑进地道，抢入地殿，才进殿门，立时止住身形。

眼前的情景令他的心直往下沉，他已再无选择，就像千万年前，龙神对著魔王时的别无选择。

这是注定了的生死决斗。

若他胜了，人类便可继续在这宇宙生存下去，反之就是灭绝的厄运。

卓立殿心是六个人，武夫、金指三、黑煞、武则天、木深和他至爱的丽嘉。

他们的眼是深不见底的血红，魔刀握在丽嘉的手里，十二道红光集中在他身上，那是无穷世也不能解的血仇。

“轰”！

魔刀爆起一朵血云，将六人笼罩在内，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血云旋动起来。

先是丽嘉随著魔刀转动起来，跟著其他五魔也一齐转动起来，速度快至肉眼已看不到他们原来的身形，只像六股旋风在随著血云旋转。

一股强大的压力迫向站在殿门的龙飞，令他口鼻难以呼吸。

狂风卷舞狂飚。

龙飞衣衫给压贴身体，随风向不同方向颤动。

龙飞低吟一声，左右手拇指作半圆状，慢慢合起来。

血云中的五股旋风逐渐融合，变成一整团大旋风，血云开始被吸进旋风里，魔王的左手开始结合和演化的过程。

空气中充斥著尖啸，庞大的能量在交换流动激擦。

龙飞的左右手间闪烁著刺目的激电，像一道道闪电在红光里别树一帜。

“蓬隆”！“啪喇”！

在殿心顶天立地的大日如来像，像体受不住惊人的压力，不断碎裂，一块块石碎掉到地上，发出混乱之极的声响。

殿壁的表面碎粉般剥落，被狂风一卷，一时间尘土满天，旋风夹著碎块石粉，转舞狂飞。

红云和六股旋风终于变成一股单独的红旋，在红旋中隐约可见一只黑色的大手，提著魔刀，张牙舞爪的若现若隐。

龙飞左右手的两半终于合在一起。

分裂了的龙神再次化而为一。

四道火光分从大地的东南西北延伸往龙飞的脚下。

光龙绕体而上。

女娲应召而来，为人类的命运作最后一战。

新的硬甲从衣服皮肤以惊人的速度茁长出来。

另一面的红旋亦开始露出人的形态。

硕大的头颅，浑身有若鳗鱼甲的身体，粗壮若大树的四肢，逐渐成形。

每一下扩展和成形，都会发出轰雷的闷响，就像敲响著战鼓。

龙飞长啸一声，转化为龙神的过程完毕，庞大的能量在体内激涌，不过他知道能量是有限的，他一定要在那到来之前毁掉眼前这魔王左手化成的异物。

前生的回忆使他认得眼前异物，他们并非第一次交手，在数千年前他们已作了生死决战，那次他是胜利者，所以将魔王的回来推辞了数千年。

那时龙飞是黄帝。

魔手是蚩尤。

“呵”！

蚩尤仰天梟叫，手中魔刀在空中转了一圈，一股狂风刮起。

“哗啦哗啦”！

大日如来像的残体不堪摧残，整个掉了下来，当压往蚩尤时，蓦地爆成一堆碎粉，加入旋风的舞动，大殿里视野不清，睁目如盲。

龙神长啸一声，箭矢般往蚩尤冲去。

蚩尤小灯笼般大的一对巨目探射灯般射出两道红芒，照在龙神的脸上，手中魔刀一挥，扫向龙神的颈侧。

这对生死大敌，终于对上了手。

“劈啦”！能量在激溅著。

龙神手掌撮合成刀，硬劈在魔刀锋上。

“铿锵”！

一下金属交撞的轰鸣，龙神整个人在空中翻了一个身，回到原先站立的地方，魔手化成的蚩尤向后踉跄退了几步，才站定身形。

旋风倏地消去。

满天木屑石尘缓缓降下，冰雪般飘往地上。

地殿由至混乱嘈杂的场面，变为死般的寂静和没有动态。

蚩尤眼中红光，与龙神眼中射出的青电，交锁在一道。

龙神心中升起一股明悟，明白到他与魔王斗争的远因和根源。

龙神是创生和创造的生物，而魔王却是破坏和毁灭的凶灵。

从一开始他们便势难两立。

高达十五尺的蚩尤左脚提高踏前。

“轰”！

整个地殿晃动了一下。

“轰”！

第二步。

蚩尤口中发出嚎叫，手中魔刀一挥，一道电光越过地殿的虚空，劈往龙神。

龙神双手一架，电光给挡在身外。

“蓬”！

爆炸起来。

电光激射往殿壁，墙上的浮雕石像崩裂碎倒。

“蓬”！

第二道电光从魔刀击至。

龙神再挡一下，身形踉跄后退。

这复生的蚩尤，比之昔年威力强大了数倍。

龙神知道再不能如此被动，一旋身，背后披风飘前，刚好挡著第三道击电。

“蓬”！

电光反射回去，正中蚩尤的胸前。

蚩尤狂嘶一声，踉跄倒退，轰的一声，撞在殿壁，石粉激飞，整个地殿摇震欲堕。

龙神一声尖啸，在气机牵引下，迅速移前，两手撮指成刀，一刺一劈，向蚩尤攻去。

蚩尤狂吼一声，魔刀上下闪动，堪堪挡住龙神排山倒海的攻势，他的背脊和石壁磨擦，每一下都弄得砂石脱落，若非洞壁是厚重的花岗岩石，又受地底的泥土化去压力，早已整幅坍塌下来。

每当手刀碰上魔刀，都会发出铿锵的金属撞击声，就像龙神的手已变成真正的锋刃。

电花激芒在交击中激溅弹射，千百道电光镭射在地殿里织成绚丽无匹的图案。

龙神每一手刀挥出，或刺或劈，或扫或挡，都生出一种惨厉之极的气魄，虽是两人交战，却若千军万马对仗沙场，使人血脉沸腾。

这时龙神刚好将蚩尤的魔刀荡开，蚩尤胸前空门大开，龙神厉叱一声，右手闪电般刺去，眼看得手，忽地全身掠过一阵剧痛。

这是能量用尽的先兆。

女娲的力量虽大，但注进龙飞身体的能量却是有限，在这般毫无转圜的消耗下，他的力量接近油尽灯枯。

龙神身形不由一滞，此消彼长，蚩尤的魔刀已回扫而至。

龙神无奈下放弃主攻的优势，猛然抽身退后，回到早先殿门前的原处。

蚩尤并不追赶，只是缓缓举起魔刀，两眼射出血殷红芒。

龙神守心摄神，他知道蚩尤将施展全力的一击。

蚩尤手中魔刀逐渐高起过脸，举往头顶。

一股股气流在地殿虚广的空间里盘旋，龙神感到强大的气压，随著蚩尤这一刀四方八面向自己压来，连动也动不了，换言之，除了硬接蚩尤这一刀外，再无他法。

蚩尤左手执刀，缓缓提升，彷彿那刀重逾万斤。

气流更厚更急了，对龙神的压力不断增强。

一声厉啸自蚩尤口中响起，眼中光芒一闪，魔刀似由九天之外疾劈而下，向龙神当头劈至，同时间蚩尤急步奔前，每一步也像轰雷般令地殿颤动。

龙神双手架成十字，准备硬挡蚩尤这无坚不摧的一刀。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一个念头闪电般掠过龙神的脑际。

他真的明白了。

在人类出现前那超宇宙的大决战里，龙神并不是给魔王破开成两半，而是蓄意分裂。只有分裂时所释放的能量精华“五色石”，才能将魔王打回原先的宇宙去，同时封补了贯通宇宙和宇宙间的通道。亦只有分裂所释放的能量，才能抵挡魔王那必杀的一刀。

龙神分裂后立即引起一连串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就像太极

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八卦化生出各种生命。

可是现在他龙飞变成的龙神能量已有限，即管分裂开来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能量去化解这一刀。

这必杀的一刀，这在昔日也不能抵挡的一刀。

若让这一刀劈中龙神，女娲和伏羲转生的龙飞将会灰飞烟灭，而他们元神毁去时释出的能量，加上魔刀的力量，将能破开时空，造成贯通宇宙的通道，让魔王回来。

人类将陷进无可抗拒的厄运。

这些念头闪电般掠过龙神心头，他已有了决定。

蓦地里压力全消，气流被魔刀吸纳。

魔刀浑体发出红光，照得地殿血红一片。

当头劈下。

龙神厉啸一声，做了个不啻自杀的动作，放下了高架的双手。

四道雷火从龙飞脚下向外延伸开去，刹那间龙飞身上鳞甲空气般溶解。

龙神变回龙飞，站在狰狞威猛，持刀下劈的蚩尤前。

这一刀虽可干掉龙飞，却不能伤害女娲，亦不会释出足够的能量去破开宇宙间的通道。

不过龙飞却是死定了。

魔刀劈下。

龙飞昂然就死，心中一片安详。

魔刀劈至离他头上六尺。

五尺。

四尺。

魔刀蓦地定止，就像电影里的凝镜。

蚩尤两眼射出古怪的光芒，愕然望向左手的魔刀，两脚欲要冲前，左手硬是不动。

这情景非常奇怪，蚩尤浑身上下都在暴跳如雷，剩是左手不听指挥。泪水从龙飞眼角泻下。

他明白了。

丽嘉变成了蚩尤的左手不想杀他。

她对龙神恨之刺骨，但对龙飞却只有爱。

这是破天荒的爱恨交集。

蚩尤暴喝一声，没有持刀的右手一拳向龙飞照脸打来。

龙飞暗叹一声，自知必死。

刀光一闪。

蚩尤惨叫一声，踉跄退后。

原来左手的刀，竟硬生生将右手斩断下来。

右手在地上滚动，仍向龙飞爬来，爬至两尺许处，蓦地化回人形，只见武则天一身鲜血，软躺身前。

“吼”！

蚩尤一口咬在自己持刀的左臂上，鲜血溅射。

龙飞热血上涌，狂叫“丽嘉”，抢上前去。

蚩尤左手掉转刀头，闪电般反刺入自己心窝里。

“呀……”

另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呼来自蚩尤口中。

一团红光爆起，蚩尤积木般碎下，变成在地上滚动的武夫、木深、黑煞、金指三和丽嘉。

在红光中魔刀冲天而起，“轰”！一声撞破殿顶，直飞而上，转眼不见。

龙飞扑前，一把将丽嘉搂在怀里。

丽嘉气若柔丝道：“看！天是多美丽。”

龙飞顺著她眼光望向上，在魔刀破开的殿顶可见白云飘舞，适才的乌云狂风，已无影无踪。

当他低头再看时，丽嘉已玉殒香消，一股悲愤狂涌上来。

木深、武夫、黑煞、金指三和武则天躺在地上均已气绝，魔刀的能量，令他们元神俱灭。

可是魔刀却逃遁了。

地殿外人声传来，喇嘛蜂涌而入。

龙飞将脸贴在丽嘉冰冷的脸上，知道她死亡在他心灵造成的伤痕，即使千百世后也不能缝补。

